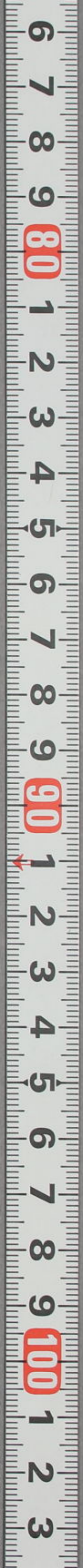




三百六十 火二 三百六二 珍寶 三百六

1加
427
163

類函 百六三



門 1 3
427
163



新嘉坡圖書館

此冊係明治
八年八月
廿八日
由諸君
同贈
以購
所購
所購

新嘉坡圖書館

淵鑑類函卷三百六十

火部二

燈

薪

燭 庭燎 灰

燈

原說文曰錠謂之燈 呂靜韻集曰無足曰燈有足曰

錠 **增**漢賦金缸唐詩銀缸及月缸星缸紅缸等皆燈

名 **原**漢書曰金枝秀華庶旄翠旌 金枝銅燈百二十

也華 **增**又曰膏以明自煎 金史章宗紀泰和二年幸

芳苑觀燈 元史祭祀志太社太稷木燈籠四十絳羅

燈衣百一十紅挑燈十 孫子曰火光明天者燈燭何

施焉 **原**淮南子萬畢術曰取蛭脂為燈置水中即見

火部

淵鑑類函卷三百六十

燈

諸物 符子曰不安其昧而樂其明是猶夕蛾去暗

赴燈而死也 原離騷曰娛酒不廢沈日夜蘭膏明燭

華銅錯 言燈鏡蓋銅珠禽獸有華英也 西京雜記曰漢高祖入咸陽

宮秦有青玉五枝燈高七尺五寸下作蟠螭口銜燈然

則鱗甲皆動煥炳若列星盈盈焉 王朗秦故事曰百

華燈樹正月朔朝賀殿下設於三階之間端門外設三

尺五尺燈月照星明雖夜猶書 張敞東宮舊事曰宮

有銅駝 一作頭燈 二銅倚燈三供戶外用夕供油七合

太子納妃有金塗四尺長燈一銀塗連盤短燈二金塗

連盤鴨燈一 洞冥記曰漢武然芳苾燈於閣上光色

紫有白鳳黑冠黑龍鼻足來戲於閣 又曰丹豹髓白

鳳膏磨青錫為屑以淳蘇油和之照於神壇夜暴雨火

光不滅以麟鬚拂霜蛾赴燈者芳苾草出奔盧國霜

蛾如蜂 南越志曰昔有嬾婦睡機上姑怒之遂走

投水化為奇獸一枚可得脂三四斛然之照紡績則暗

照歌舞則明嬾之性不革也 唐酉陽雜俎曰建中時

光宅寺僧竭鑄銅蟾為息煙燈天下傳之 宋黃山谷

與黨伯舟書云欲作錫燈檠一枚高七寸盤闊六寸足

作三鴈足不須高受蓋圈徑二寸半蓋面三寸蓋傍作

小圈如釵股屈之鴈足燈漢宣帝上林中燈制度極佳

至今士大夫家有之 文獻通考曰宋朝上元觀燈樓
前設露臺臺上奏教坊樂 續文獻通考曰金世宗大
定中廣樂園燈山焚 又曰明永樂中增定鹵簿有魷
燈三對 胡應麟甲乙剩言曰余嘗於燈市見一燈皆
以卯殼為之為燈為蓋為帶為墜凡計數千百枚每殼
必開四門每門必有穰拱窗楹金碧輝耀可謂巧絕
帝京景物畧曰正月十一日至十六日鄉村人縛秫秸
作棚周懸雜燈地廣二畝門徑詰曲藏三四里入者誤
不得徑即久迷不出曰黃河九曲燈 又曰燈市惟內
臣秉筆朝臣閣部外臣計吏不得過市猶古蜀幣幕蓋

惟遺意

燈二

增拾遺記曰周穆王設常生之燈以自照列璠膏之燭
徧於宮內又有鳳腦之燈冰荷以覆其上 **原**又曰海
人乘霞舟以雕囊盛數升龍膏獻燕昭王王坐通雲之
堂 亦曰通然龍膏為燈火色曜百里煙色如丹 說苑
曰楚莊王賜羣臣酒日暮燈燭滅乃有人引美人衣者
美人挽絕其冠纓 漢武內傳曰西王母遣使謂帝曰
七月七日我當暫來帝至日掃除宮內然九光之燈
漢書曰武帝思念李夫人不已方士齊人少翁言能致

火部

附錄頁三十一

燈

三

其神乃夜設燈燭帷幄而令帝居他帳望見好女如李
夫人之貌而不得就視 西京雜記曰長安巧工丁緩
作恆滿燈九龍五鳳雜以芙蓉蓮藕之奇 王子年拾
遺記曰董偃夜宴設琉璃屏風列金麻油燈於內外如
無屏風 劉向別傳曰待詔馮商作燈賦 **東觀漢**
記曰上從長安東歸過汧幸祭遵營士眾作黃門武樂
至夜御燈火 **原**風俗通曰郵伯夷宿亭止樓上然數
燈夜有魅來伯夷蹴殺之以燈照乃老狸也 漢書曰
董卓然臍為燈 語林曰襜中散燈下彈琴見一人黑
衣康乃吹燈滅曰恥與魑魅爭光 荀采傳曰荀采爽

女為陰瑜妻而夫蚤亡爽逼嫁與太原郭奕采入郭氏
室暮乃去其帷帳建四燈斂色正坐郭氏不敢逼 鄴
中記曰石虎正旦會於殿前設百二十枝燈 **唐書**
曰皇甫無逸為益州長史嘗夜宿人家遇燈炷盡主人
將續之無逸抽佩刀斷衣帶以為燈 又曰睿宗好樂
元宗又善音律先天二年正月望日僧娑陀婆請夜開
門然百千燈睿宗御延喜門觀樂 天寶遺事曰韓國
夫人造百枝燈 高八尺然 言行錄曰范文正公門
下多延賢士如胡瑗孫復石介李覲之徒與公從遊晝
夜肄業帳中夜分不寢後公貴夫人猶收其帳頂如墨

色時以示諸子孫曰爾父少時勤學燈煙跡也 蒙求
云陳彭年幼好學母以一子特所鍾愛禁其夜誦彭年
輒篝燈密室不令母知 續文獻通考曰遼聖宗統和
元年十二月然萬漁燈於雙溪 元史曰張養浩濟南
人十歲讀書不輟父母憂其過勤而止之養浩晝則默
誦夜則閉戶張燈竊讀後拜禮部尚書英宗即位命參
議中書省事會元夕帝欲於內庭張燈為鰲山即上疏
於左丞相拜住拜住袖疏入諫帝大怒既覽而喜曰非
張希孟不敢言即罷之 宋濂孫孝子傳曰元李壇據
益都孫明十歲被掠至洪溝明夜遁父母亦避兵方歸

舉燈索明不得相向哭燈忽作花復相慰曰我兒其反
乎不然此花何徵也言未訖忽聞叩門聲啓視之明也
亟挽以入 又王冕傳曰元王冕七八歲時依僧寺以
居夜潛出坐佛膝上執策映長明燈讀之琅琅達旦
四友齋叢說明孝宗嘗問內侍曰在京各衙門官每日
早起朝參日間坐衙其同年同僚與故鄉親舊亦須燕
會那得工夫內侍荅云惟是夜間飲酒孝宗曰夜間飲
酒騎馬醉歸何處覓燈燭今後各官飲酒回家逐鋪皆
要燈籠傳送自是兩京皆然雖風雪寒凜之夕夜半呼
燈未嘗缺乏

燈三

原豹髓

龍膏上詳前一

駝頭

鳳腦上詳前一

芳苾

蘭膏上詳前一

荷蓋

沈約宋書曰高祖清簡寡欲牀頭有

銅倚

玉枝前並詳一

葛籠

光

傳元朝會賦曰華燈若乎火樹

恆滿

常生上詳前一

紅裳

青凝

蚌脂

鳳膏前並詳一

百枝

九

昭應寺讀書每見一紅裳女子一日誦詩曰金殿不勝

秋月斜石樓冷誰是相顧人

氏曰遠祖名無忌姓宋十四代祖因顯揚釋教封西明

公開元中明皇與楊妃建此寺立經幢封妾為西明夫

人因賜珊瑚寶帳居之自此異生蟻郎不復強暴矣後

驗之乃經幢中燈也開元遺事云寧王宮中帳前羅

花燈自昏達旦名曰青凝

列錢

銜壁金班固賦口

是為列錢注曰燈盞

朱燼

青光

庾信賦輝輝朱燼

長宵久光

浮水

含光

元維則詩曰一燈紅燄又曰燼

青交寒

無盡

山堂肆考江寧縣寺有晉時長明燈至

門名無盡燈譬如一

琉璃形

瑪瑙樹

西窮州賣藥

朱家燈號天下第一以琉璃為諸物之形

孔帖吐光羅永徽二年獻瑪瑙燈樹高三尺

黃龍吐

水

白鷺轉花

轉花黃龍吐水皆燈也

燈四

燈燼繁

杜詩曰頭白燈明

燈影照

又曰燈影

禁松明

軍須餓有司言官油估賣不行多有松明攪助

乞行禁止

蓋民間然松明為燈故也優人張廷範曰

更有一利便可并月明禁之茂正大笑其禁遂止

火部

燈

火部

燈

燈

燈

燈

燈

燈

燈

燈

燈

燈

神燈

孔帖唐元宗朝謁臺州太

山燈

又曰于頓為襄陽點山燈

影燈

廣記開元初元夜結彩樓三十餘間葉法善曰西涼府燈亦於此令元宗閉目已在霄漢降而及地

酒翼

日使使驗之其誠然非易漆燈江野史沈

樹嘗

曰吾死可葬於是既葬穴之乃古塚其間一古燈

臺上

有漆燈一盞墮頭銅牌篆文曰佳城今已開雖開

不葬

埋漆燈猶未燈火異常高望西湖中燈火異常

滅留

待沈彬來必賈似挑殘雨元郭錕詩青燈

時語

左右曰此必賈似挑殘雨元郭錕詩青燈

道也

明日詢之果然挑殘雨元郭錕詩青燈

鄉夢

又曰燈影荷葉燈與志燕市七月十五夜兒童

街而

走青光熒熒

燈五

原詩晉習鑿齒詩曰煌煌閑夜燈脩脩樹間亮燈隨風

煒燿風與燈升降 齊謝朓詠燈詩曰發翠斜谿裏蓄

寶宕山峰抽莖類仙掌銜光似燭龍飛蛾再三繞輕花

四五重孤對相思夕空照舞衣縫 梁簡文帝詠籠燈

詩曰動燄翠帷裏散影羅帳前花心生復落明銷君詎

憐 紀少瑜詠殘燈詩曰殘燈猶未滅將盡更揚輝惟

餘一兩爛裁得解羅衣 王筠詠燈檠詩曰百華曜九

枝鳴鶴映冰池朱光本內照丹花復外垂流暉悅嘉客

翻影泣生離自銷良不悔明白願君知 吳均燈詩曰

昔在鳳皇闕七采蓮花莖陸離看寶帳爛漫照文屏檐

豔煙光轉氛氳霧裏輕能方三五夜桂樹月中生 范

火部 州盤頁為公三十一 燈

靖妻沈氏詠燈詩曰綺筵日已暮羅帳月未歸開花散
四照含光出九微風軒動丹燄水宇淡清輝不吝輕蛾
繞唯恐曉蠅飛 陳江總三善殿夜望山燈詩曰百花
疑吐夜四照似含春有的連星出亭亭向月新採珠非
合浦贈珮異江濱若任扶桑路堪言並日輪 唐顏
真卿夜宴詠燈詩曰桂酒牽詩興蘭膏照客情詎慚珠
乘朗不讓月輪明破暗光初白浮雲色轉清帶花疑在
樹比燎欲分庭顧已慚微照開簾識近汀 李頎寺中
賦得紗燈送綦母三曰禪室吐香燼輕紗籠翠煙長繩
挂青竹百尺垂紅蓮熠燿衆星下玲瓏雙塔前含光待

明發此別豈徒然 韓愈詠燈花同侯十一曰今夕是
何夕花然錦帳中自能當雪煖那肯待春紅黃裏拚金
粟釵頭綴玉蟲更煩將喜事來報主人公 劉長卿寒
缸詩曰向夕燈稍進空堂彌寂寞光寒對愁人時復一
花落但恐明見累何愁暗難托戀君秋夜永無使蘭膏
薄 韋應物對殘燈詩曰獨照碧窗久欲隨寒燼滅幽
人將遽眠解帶翻成結 李商隱詠燈詩曰皎潔終無
倦煎熬亦自求花時隨酒遠雨後背窗休冷暗黃茅驛
暄明紫桂樓錦囊名畫掩玉局敗綦收何處無佳夢誰
人不隱憂影隨簾押轉光信算文流客自勝潘岳儂今

定莫愁固應留半燄迴照下幃羞 韓偓詠燈詩曰高

在酒樓明錦幕遠隨漁艇泊煙江古來幽怨皆銷骨休

向長門背雨窗 宋范致能上元紀吳下節物俳諧體

詩曰篔簹仙子洞 坊巷燈以連枝竹縛成洞門多處數十里 苜蓿化人城 花

燈最 檣炬疑龍見 舟人接竹危檣之表 橋星訝鵲成 橋

小家厖獨踞 燈 高閣鹿雙撐屏展輝雲母 琉璃 簾垂晃

水精 琉璃 萬窗花眼密 萬眼燈以碎羅紅白相間成 千

隙玉虹明 琉璃球燈每一隙映 蒼葡萄丹房挂 燈 葡萄

綠蔓縈 葡萄 方縑緋史冊 生綃糊方燈書史 圓魄綴門

衡月擲燭騰空穩 小珠燈時 推球滾地輕 大滾 映光魚

隱見 琉璃帶瓶貯小 轉影騎縱橫 馬騎 里巷分題句 每

門作花燈題 官曹別扁名 官府名額多以 元胡乘龍

燈花給韻詩曰寸燼能偷造化權花開花落自黃昏豈

憑根本栽培力暫借膏油養育恩隔幔乍疑籠日幄展

屏聊當避風幡彫零滿案無人問付與青娥淬鬢痕

明唐順之元夕詠冰燈詩曰正憐火樹鬪春妍忽見清

暉映夜闌出海蛟珠猶帶水滿堂羅袖欲生寒燭花不

礙空中影暈氣疑從月裏看為語東風暫相借來宵還

得盡餘歡 原賦 漢劉子駿燈賦曰惟茲蒼鶴修麗以奇身體刻削

九

頭頭委蛇負斯明燈躬含冰池明無不見照察纖微以
夜繼晝烈者所依 魏殷臣鯨魚燈賦曰橫海之魚厥
號惟鯨普彼鱗族莫之與京大秦美焉乃觀乃詳寫載
其形託於金燈隆脊矜尾鬣甲舒張垂首俛視蟠於華
房狀欣欣以竦峙若將飛而未翔懷蘭膏於胸臆明制
節之謹度伊工巧之奇密莫尚美於斯器因綺麗以致
用設機變而罔匱匪雕文之足瑋差利事之為貴永作
式於將來跨千載而弗墜 晉夏侯湛釭燈賦曰殊珍
寶器奇像妙工取光藏煙致巧金銅融冶甄流陶形定
容爾乃隱以金翳疏以華籠融素膏於回槃發朱耀於

綺窗宣輝蘭堂騰明廣宇燄煜燭於茵筵煥照熒乎屏
組 孫惠百枝燈賦曰熠若雲停爛似星布 范堅蠟
燈賦曰爾乃旋開房升玉榻列華槃鑠凝蠟浮炷穎其
始然祕闌於是乃闔旁映文楹仰暉丹楸赫如燭龍吐
輝爛若翳陽復旭 梁簡文帝列燈賦曰何解凍之嘉
月值萸莢之盡開草含春而動色雲飛采而輕來九微
間吐百枝交布聚類炎洲疎同火樹競紅蘂之晨舒葭
丹螢之昏鶯蘭膏馥氣芬炷擎心寒生色淺露染光沈
江淹燈賦曰淮南王信自華淫命綵女兮餌丹砂而
學鳳音紫霞沒白日沈挂明燈散元陰顧謂小山儒士

斯可賦乎於是泛瑟而言曰若大王之燈者銅華金檠
錯質鏤形碧爲雲氣玉爲仙靈雙流百枝豔帳充庭照
錦地之文席映繡柱之鳴箏恣靈修之浩蕩心何疑而
永平茲侯服之誇詡而處士所莫營若庶人之燈者非
銀非珠無藻無綉心不貴麗器窮於樸是以露冷帷幔
風結羅紈螢已引桂蛾欲辭蘭秋夜如歲秋情若絲怨
此懷抱傷此秋期必丹燈坐歎欲說忘辭至夫霜封園
橘冰裂池蓀雲雪無際河海方昏冬膏旣凝冬箭未度
悄連冬心寂歷冬暮亦復朱燈空明但爲君故 周庾
信燈賦曰九龍將暝三爵行棲瓊鈎半上弱木全低窗

藏明於粉壁柳助暗於蘭閨翡翠珠被流蘇羽帳舒屈
膝之屏風掩芙蓉之行障卷衣秦后之牀送枕荆臺之
上乃有百枝同樹四照連盤香添然蜜氣雜燒蘭燼長
宵久光青夜寒秀華掩映蛻膏照灼動鱗甲於鯨魚燄
光芒於鳴鶴蛾飄則碎花亂下風起則流星細落况復
上蘭深夜中山醮清楚妃留客韓娥合聲低歌著節游
絃絕鳴輝輝朱燼燄燄紅榮乍九光而連彩或雙花而
並明寄言蘇季子應知餘照情 **增**唐馮真素燈賦曰
顧茲燈之燠炫保謙光於自薦推九華於洞房攢百枝
於複殿光凌迤於舞袖影朦朧於歌扇絲竹夜響綺羅

春絢玉階星列金缸花徧至若上客將歡中尊未闌吐
氤氳於玉宇流醴溢於金盤雜行月而浮桂乘流風而
泛蘭瑟韻誼今逾炳更籌深兮轉寒覺離筵之闌寂知
別恨之良難別有蕩子遼水賤妾空閨掩錦屏而綿歎
下羅幔而長啼既嬋娟於永夕亦委鬱於孤棲花伴妝
而共落煙繞思而俱迷況乃古人處否通道居幽門庭
閒寂景物清秋憤書劒之無託意年華之不留抱枯簡
以銳想對寒燈而足愁及其遇曉韜暉乘昏吐耀明以
利物光非自照希助美於太陽豈爭暉於庭燎雖寓詞
於感物終有類於體要 明鍾惺燈花賦曰夫何連卷

離奇之絳萼今乃從寒皴而摧跼惟青蓮之寄生於火
中兮故錫以嘉名曰夜舒託銀缸以爲盞兮瀉蘭膏而
作渠幹寸藁之柔心兮儼碧筒之挺夫紅芙於是初苞
蕾以熒熒稍吐瓣之簇簇巨輪囷以象華草細芬累其
若余菜微暈匪風而蕩曳輕光如雨而新浴雖藻珠之
流曜兮或結繁而翳乎太清乃忽微靄以養照兮抱晨
暉其猶未明戒佳人之誤挑兮懼警條而落英背櫺隙
之高聽兮慮乍定而忽驚俄魄甦而哉生兮終然華煜
煜以敷榮愚彼寒蟻之貪明而奪芳兮數遊蜂之營營
乃有餘映殘氛匪青匪綠中邊縈帶上下委屬乍蔽乍

虧若離若續疑商雲之承夫桂輪兮類朝霞之濯夫若
木散幽蔭而結孤秀兮宛翠旄與金支綴春花於火樹
兮豈若獨莖之秋持然青藜於杖頭兮焉見夫夕秀之
垂垂祭解語以獻笑兮怪夫燭何悲而淚滋重曰微輝
吐欲臺以樓兮寸宵榮謝春而秋兮油花可卜告我繇
兮曰有遠期晤言道兮

原贊晉支曇諦燈贊曰既明遠理亦弘近教千燈同輝
百枝並曜飛煙清夜流光洞照見形悅景悟旨測妙

原銘漢李尤金羊燈銘曰賢哲勉務惟日不足金羊載
耀作明以續 魏嵇康燈銘曰肅肅宵征造我友廬光

燈吐耀華縵長舒 晉傅元燈銘曰晃晃華燈含滋炳
靈素膏流液元炷亭亭丹水揚輝飛景蘭亭

燭一

清燈燭總論曰燭捲帛等物為心四向澆以蠟為之點
之光輝連屬不息然有小大不等亦燈之別名也

周禮曰司烜氏掌凡邦之大事供賁燭賁麻燭祭祀共
明燭以燧取明 儀禮曰燕則庶子執燭於阼階止司

宮執燭於西階上甸人執大燭於庭閽人為燭於門外
禮記曰侍坐燭至起異晝 又曰燭不見跋跋本也

去之嫌若燼 又孔子曰嫁女之家三夜不息燭思相
多有厭倦也

大部

燭

離也。又曰男子入內女子出門夜行以燭無燭則止。又曰童子隅坐而執燭。又曰凡飲酒為獻主者執燭抱燭執燭不讓不辭不歌。蜀志曰晝不操燭日有餘光。唐國史補云京師歲旦曉漏前宰相三司使大金吾皆以華燭百炬擁焉方布如城謂之火城。元史祭祀志天壇椽燭四皆銷金絳紗籠自天壇至內壇外及樂縣南北通道絳燭三百五十素燭四百四十皆絳紗籠御位椽燭六銷金絳紗籠獻官椽燭四雜用燭八百。原文子曰鳴鐸以聲自毀蘭膏以明自銷。淮南子曰天下時有盲妄自失之患此膏燭之類也。

愈然而消愈急。王符潛夫論曰隅燭之施明於幽室也前燭則盡照矣後燭而益明二者相因以成大光。抱朴子曰慕惡者猶宵蟲之赴明燭焉。又曰明燭宵舉飛蟲羣起。宋東萊子曰暮夜晦冥羣慝並作苟無燭以代明則天下之目瞽矣。朱子曰日月或南北雖亦相近而日在內月在內則不蝕此正如一人秉燭一人執扇相交而過一人自內觀之其兩人相去差遠則雖扇在內燭在外而扇不能掩燭或秉燭者在內而執扇者在外則雖近而扇亦不能掩燭。地鏡圖曰相玉見美女子載燭行壇陰從其所出入處石中有玉矣。

增楚辭曰室中之觀多珍怪蘭膏明燭華容備 陸士衡毛詩草木疏曰木蓼擣為燭明如胡麻燭 續文獻通攷曰金法駕用籠燭三十二 又曰元祭祀有剪燭官

燭二

增左傳曰陳公子完飲桓公酒樂公曰以燭繼之 **原**尚書大傳曰晉平公問師曠曰吾年七十欲學恐已暮師曠曰臣聞老而學者如執燭之明執燭之明孰與昧行公曰善 **增**史記曰顏叔子獨居一室夜大雨比居舍崩舍女投之叔子令女執燭燭盡乃撤草續之至明

不二 **原**又曰始皇塚中以人魚膏為燭 韓子曰鄭人有遺燕相國書者夜書謂持燭者曰舉燭而悞書舉燭燕相受書曰舉燭高明高明者舉賢而任之 列女傳曰齊女徐吾者東海上貧婦人其鄰婦李吾之屬合燭夜績徐最貧而燭不屬李吾曰徐吾燭數不屬請無與夜績徐吾曰妾以貧故起常先去常後婦陳席以待來者坐常處下為貧故也今一室之中益一人燭不為益明去一人燭不為益闇何愛東壁餘光莫之能應遂復與夜績 **增**西京雜記曰閩越王獻高帝石蜜五斛蜜燭二百枝帝厚報遣其使 又曰匡衡勤學而無燭

鄰舍有燭乃穿壁引其光以書映而讀之 **原**謝承後

漢書曰巴祗為揚州刺史與客坐闇暝之中不然官燭

元晏春秋曰計君又授子司馬相如傳遂涉漢書讀

匈奴傳不識棠梨孫塗之字有一奴執燭顧而問之奴

曰棠梨天子也言匈奴之號單于猶漢人有天子于於

是曠然發寤 **世說**曰王君夫粘糖澳釜石季倫以蠟

燭灼炊 **增**晉書云周顛弟嵩嘗因酒以所執燭投之

顛神色無忤徐曰阿奴火攻固出下策耳 **齊書**云竟

陵王夜集刻燭賦詩約四韻刻燭一寸蕭文琰曰何難

之有乃與丘楷江洪共擊銅鉢為五韻詩響絕而成

原後魏書曰世祖南伐劉義恭獻蠟燭 **增**又曰高祖

嘗幸清徽堂命黃門郎崔光郭雅邢巒崔休等賦詩

言志燭至公卿辭退高祖曰燭至辭退異姓之禮在夜

載考宗族之義卿等且還朕與諸王宗室欲成此夜飲

北齊書曰郎茂年十五師事國子博士河間權會受

詩易三禮元象刑名之學至忘寢食家人恐成病恆節

其燭 酉陽雜俎曰劉沔深入敵境月黑風冷意必斃

矣忽有人授以雙燭曰君方大貴但燭在即無憂也沔

後拜將常見雙旌上有兩燭 **唐書**云令狐絢為翰林

承旨夜對禁中燭盡帝以乘輿金蓮花炬送還院吏皆

驚吏以天子來及又云柳公權為翰林學士夜名書
詔燭窮而詔未盡宮人以蠟液濡紙繼之天寶遺事
云申王以龍檀木刻童子綠衣束帶每遇夜集列執畫
燭謂之燭奴開元遺事云寧王夜集有戲燭似蠟非
蠟似脂非脂每酒酣狂作則昏翳否則大明謂之妖燭
杜陽編云同昌公主病術士米實獻以香蠟燭其燭
方二寸上被五色文卷而熨之郁烈之氣可聞百步煙
出其上即成樓臺殿閣之狀蠟中有蜃脂故也涑水
記聞云韓魏公帥定武時夜作書令一侍兵執燭於旁
兵他顧燭然公鬚遂袖揮之而作書如故少頃回視已

易其人公恐主吏鞭之亟呼勿易曰渠方解執燭矣
歸田錄云寇萊公自少不點油燈雖廁溷間燭淚成堆
杜祁公不然官燭與客相對油燈一炷元楊仲弘集
序仲弘與臨江范亨父同為史官每同舍下直回翔留
署或至見月月盡繼燭相與刻苦寒暑不易寓圃雜
說明陳選崇尚道學為繡衣提學南畿惟以禮義廉恥
教化諸生讀書必自小學始其來居必學舍夜則秉燭
命諸生講解

燭三

原照壁 映書戰國策曰甘茂去秦之齊出關遇蘇子

火部 曰江上處女有家貧無燭者處女相與

語欲去之無燭者曰妾以無燭故常先至

室布席何愛餘光之照四壁者下詳前二

陳席同馬鹿戰畧曰楚莊王賜羣臣酒日暮燭滅有引

奈何欲繼婦人之節而辱士乎乃命曰羣

閣潛夫論美女戴飛蟲赴前詳一

武王晨舉少

翁夜張王充論衡曰武王伐商兵至牧野

以繼不

操左傳詳前一

賦詩刻奕慕執後齊竟陵王事詳前一

夜長何不

秉燭遊睡加杖奴曰郎

待君息留賓待曰后夫人

執燭投顛威王

君若為讀書不敢辭

將侍於君前息燭後舉

燭長袖留賓待華燭

問淳于髡飲幾何髡曰合尊促坐男女同席堂上滅燭

主人留髡而送客羅襦襟解微聞薜澤當此之時能飲

書詳前二

幽室之中非燭何

非燭何見無燭則止

禮記治國而無禮

善如終夜有求於

見室下詳前一

擣衣篇連枝錦燈燭熒熒照孤寢

堂肆考曰皇太子納妃杜同心之燭

杜甫詩檢書燒燭短

喪書夜歡飲然十圍之燭

城燭圍國史補詳前

婢執一燭四行立呼為

用龍涎沉腦屑和蠟為燭

鉤天所無也南渡後久絕

政故事列數十炬

蘭膏蓮炬合璧曰以蘭清膏取

志曰王岐公在翰苑時中秋有月名來賜酒宴

罷月將西沈上命徹金蓮燭令內侍扶掖歸院

然鬚

揉紙凍水記問詳前二

柳公權詳前二

冷翠愛紅燭光彩合

燭

燭

燭

燭

燭

燭

壁詩集曰更 垂蘭 吐日 李賀詩曰蠟蜜垂蘭燼
長愛燭紅 剪燭刀 申王事詳前 銅盤燒蠟光吐日
執燭奴 剪燭刀 祭祀志有剪燭刀 元

燭四

明燭 銀燭 龍銜 鳳銜 致神張

燭之齊人少翁言能致其神乃夜張明燭上居他帳中

遙見李夫人 龍鳳燭 言僱亡之日溫陵帥聞其家藏

不得就視 龍鳳燭 言僱亡之日溫陵帥聞其家藏

箱箭頗多使親信發觀惟得燒 發燭 棗苑詳注曰杭

殘龍鳳燭金縷紅中百餘條 發燭 州前松木為小

片其薄如紙鎔硫黃塗木片頂分許名曰發燭又曰燂

以蓋以發燭及代燈燭用也周建德六年齊后如貧者

燭 宋陶穀學士呼之為引光奴 題詩 詩合璧曰題 黃

燭五

原詩齊謝朓詠燭詩曰杏梁賓未散桂宮明欲沈暖色

輕帷裏低光照寶琴徘徊雲髻影灼爍綺疏金恨君秋

月夜遺我洞房陰 梁孝元帝詠池中燭影詩曰魚燈

且滅燼鶴燄暫停輝自有銜龍燭青光入朱扉映水疑

三燭翻池類九微入林如燐影度渚若螢飛河低扇月

落霧上珠星稀章華終宴所飛蓋且相追 又古意詠

燭詩曰花中燭燄燄動簾風不見來人影迴光持向空

簡文帝和詩曰花中燭似將人意同意啼流膝上燭

燄落花中 庾肩吾燭影詩曰重燄垂花比芳樹風吹

火部 尚書頁 卷三 百一 燭

水動俱難住春枝拂岬影上來還杯繞客光中度 劉
孝威和簾裏燭詩曰開關簾影出參差風燄斜浮光燭
綺席凝滴汗垂花 又禊飲嘉樂殿詠曲水中燭影詩
曰火浣花心猶未長金枝密燄已流芳芙蓉池畔涵停
影桃花水脈引行光 王筠詠蠟燭詩曰執燭引佳期
流影度單帷腫臃別繡被依稀見蛾眉 劉孝綽賦照棊
燭詩曰南皮絃吹罷終奕且留賓日下房櫳闈華燭命
佳人側光全照局迴花半隱身莫辭纖手倦羞今夜向
晨 唐太宗詠燭詩曰燄聽風來動花開不待春鎮下

千行淚非是為思人 又曰九龍蟠燄動四照逐花生
即此流高殿堪持待月明 李嶠詠燭詩曰兔月清
光隱龍盤畫燭新三星花入夜四序玉調辰浮炷衣羅
幌吹香匝綺茵若逢燕國相持用舉賢人 褚亮詠燭
花詩曰蘭徑香風滿梅梁暖日斜言是東方騎來尋南
陌車靨星臨夜燭看月隱輕紗莫言春稍晚自有鎮開
花 鄭谷蠟燭詩曰仙漏遲遲出建章宮簾不動透清
光金圍露白新裁詔畫閣春紅正試妝淚滴杯盤何所
恨燼飄蘭麝暗和香多情更有分明處照得歌塵下燕
梁 白居易因夢得題公垂所寄蠟燭因寄公垂詩曰

照梁初日光相似出水新蓮豔不如却寄兩條君領取
明年雙引入中書 王建長門燭曰秋夜牀前蠟燭微
銅壺滴盡曉鐘遲殘光欲滅還吹著年少宮人未睡時
宋孫明復蠟燭詩曰六龍西奏入崦嵫寂寂華堂漏
轉時一寸丹心如有用便為灰燼亦無辭 元薩都刺
詩曰火盡無茶味燈長過燭心 黃庚詩曰分茶醒酒
客添燭了殘暮 孫淑詩曰繡簾當雪卷銀燭背風然
明楊慎華燭引曰菖蒲傳酒座欲闌碧玉舞罷羅裳
單流雲影射荆王枕曉露光搖漢帝盤
賦晉傅咸燭賦曰余治獄至長安在遠多懷與同行

夜飲以忘愁顧惟燭之自焚以致用亦猶殺身以成仁
矣蓋泰清垂象匪日不光向晦入暝匪火不彰故六龍
銜燭於北極九日登曜於扶桑日中則昃月虧於望時
邁靡停晝不於常背三接之昭昭即旋開之有傷何遠
寓之多懷患冬夜之悠長獨耿耿而不寐待雞鳴之未
央徒伏枕以展轉起然燭於閑房揚丹輝之煒燿熾朱
燄之煌煌俾幽夜而作晝繼列景乎朝陽慨顧景以增
歎孰斯愁之可忘嘉湛露之悄悄遂命尊而設觴爾乃
延僚屬酌醇清講三墳論五經高談既倦引滿行盈樂
飲今夕寔慰我情 梁簡文帝對燭賦曰雲母窗中合

花氈茉莉幔裏鋪錦筵照夜明珠且莫取金羊燈火不
須然下弦三更未有月中夜繁星徒依天於是挂同心
之明燭施雕金之麗盤眠龍傍繞倒鳳雙安轉辟邪而
取正推櫺窗而畏寬綠炬懷翠朱燭含丹豹脂宜火牛
膝耐寒銅芝抱帶復纏柯金藕相縈共吐荷視橫芒之
昭曜見密淚之蹉跎漸覺流珠走熟視絳花多宵深色
麗燄動風過夜久唯煩缺天寒不畏蛾昌蒲傳酒座欲
闌碧玉舞羅羅衣單影度臨長枕煙生向果盤迴照金
屏裏脈脈兩相看元帝對燭賦曰月似金波初映空
雲如玉葉半從風恨九重今夕掩怨三秋今不同爾乃

傳芳酥揚清曲長袖留賓待紅燭燼落燭花明花抽
珠漸落珠懸花更生風來香轉散風度燄還輕本知龍
燭應無偶復訝魚燈有舊名燭火燈花一雙炷詎照離
人兩處情周庾信對燭賦曰龍沙鴈塞蚤應寒天山
月沒客衣單燈前桁衣疑不亮月下穿針覺最難刺取
燈花持桂燭還却燈檠下燭盤鑄鳳銜蓮圖龍並眠燼
高疑數剪心溼暫難然銅荷承淚蠟鐵鈇染浮煙本知
雪光能映紙復訝燈花今得錢蓮帳寒檠窗拂曙筠籠
熏火香盈絮傍垂細溜上繞飛蛾光清寒入燄暗風過
楚人纓脫盡燕君書誤多夜風吹香氣隨鬱金苑芙蓉

池秦皇辟惡不足道漢武胡香何物奇晚星沒芳蕪歇
還持照夜遊詎減西園月

原銘晉傅咸燭銘曰煌煌丹燭燄燄飛光取則景龍擬
象扶桑照彼元夜炳若朝陽焚形監世無隱不彰

原啓梁劉孝儀謝女出門官賜紋綃燭啓曰孝儀啓左
右袁文成奉宣旨宜知臣私營發遣垂賜文綃二十匹
燭二十挺臣家本貧敝事多蹇闕桓室金縷本非所宜
孟姬作具猶若未周殊澤曲臨珍華兼重制爲美服雙
綺易儔秉而不息三夜有待臣名品卑末事隔榮賜慈
渥之隆實見因心小人賤微豈能勝報不忘云云 陳

徐陵謝敕賚燭盤賞荅齊國移文啓曰昔班彪草移阮
瑀裁書馳譽當年遂無加賞非常大賚始自今恩雖賈
遠之頌神雀竇攸之對鼯鼠漢臣射覆之言魏士投壺
之賦方其寵錫獨有光前官燭斯然更慙良吏霄光可
學乃會耆年臣職居南史身典東觀謹述私榮傳之方
策

庭燎一

原說文曰庭燎大燭也 **增**又曰火炬也 **原**毛詩曰

庭燎美宣王因以箴之曰夜如何其夜未央庭燎之光
君子至止鸞聲將將 **增**又曰夜如何其夜未艾庭燎

晰晰君子至止鸞聲噦噦又曰夜如何其夜鄉晨庭燎有輝君子至止言觀其旂禮記曰庭燎之百由齊桓公始也增周禮曰凡邦之大事共墳燭庭燎大戴禮曰天子百燎上公五十侯伯子男三十今侯國共百燎非禮也原說苑曰齊桓公設庭燎為士之欲造見者期年而士不至東野鄙人有以九九之術見者桓公曰九九足以見乎對曰臣非以九九為足以見也臣聞主君設庭燎以待士期年而不至夫士所以不至者君天下賢君也四方之士皆自論不及君故不至也夫九九薄能耳而君禮之況賢於九九者桓公曰善禮

之期月而士至晉起居注曰成帝咸和八年十二月有司奏庭燎在公車門外今更集議舊在端門內施詔曰尚書奏九年庭燎當在端門內元明帝時在公車門內可依舊安司徒錄公命當率由舊章宜在端門內晉中興書曰哀帝興寧元年詔庭燎樹端門內趙書曰石勒造庭燎於幢末高十丈上盤置燎下盤安人以待燎緇繳上下增金史鹵簿火燎一二人武弁緋寶相花大袖革帶大口袴原鄴中記曰石虎正會殿庭中端門外間闔前設庭燎皆二合六處皆六丈增荆楚歲時記曰正月一日庭前爆竹俗人以為爆竹起於

庭燎家國不應濫於王者 宋太平寰宇記不灰木注
曰葉如蒲草束以為燎俗呼為萬年火把 續文獻通
考曰儀鸞局給用太廟等處祭祀庭燎

庭燎二

原詩晉傅元庭燎詩曰元正始朝享萬國執圭璋枝燈
若火樹庭燎繼天光

賦唐王起庭燎賦曰王者崇北辰之位正南面之威
赫朱燎以具舉列彤庭而有輝助彼皇明可燭於夜色
叶茲睿哲引曜於宵衣珠旒將出方熠熠以星懸綵仗
徐來已焯焯而電設九儀稍布六樂爰分代晨光之照

曜雜佳氣之細縕騰輝於鷓鷯之行若離若合委照於
熊羆之旅或友或羣昭昭彰彰紫氣紅光聲明焯煥百
物熒煌覩炎上之有赫知臨下之無荒遠而望之謂焚
裘之煙昭儉於晉帝迫而察之似流屋之火呈瑞於周
王金釭莫齊銀燭非競長風乍拂高燄彌盛華袞燦爛
以相鮮猛籟攪擊而交映其容烈烈其明杲杲附寒者
覺其春深假寐者疑其曙早昭其明也叶天鑒之清穆
望而畏之契天威之咫尺旂淖淖而咸造鸞鏘鏘而可
聆萬宇又多士寧豈徒美君子之至在宣王之庭 楊
濤庭燎賦曰烘廣庭之際輭以朱陽曜紫微之旁皎如

白晝伊有爛之通照契無私之光覆功殊甸燎事美蘭
薰焚五夜而幽明已辨輝九重而鸛鷺斯分息其燄而
恆讓朝日浮其煙而乍雜瑞雲

原表魏王朗冬臘不得朝表曰拘守留職曠離車駕况
乃踐長於至迎始於臘履端於正連歷天人三朝之元
慶而無緣祇奉玉爵以獻萬壽宵夢庭燎之光晨想百
華之耀

薪一

增薪蒸總論曰薪柴也所以供炊自如毛飲血之俗易
而斯人無不資火化以養生此薪木亦非一日所可闕

也 山堂肆考曰大曰薪小曰蒸供燔燎曰槩 **原**易

曰古之死者厚衣之以薪葬之中野 毛詩曰析薪如
之何匪斧不克取妻如之何匪媒不得 **增**又曰翹翹

錯薪言刈其楚 又曰芄芄械樸薪之槩之 **原**禮記
曰問士之子長曰能負薪幼曰未能負薪 **增**周禮曰

委人以式法供祭祀之薪蒸木材賓客供其薪芻喪紀
供其薪蒸木材軍旅供其委積薪芻凡疎材共野委兵

器 **注**野委謂廬宿止薪芻也 又九式七曰芻秣之式 左傳曰厥
父析薪其子弗克負荷 **原**戰國策曰蘇秦之楚三日

乃得見王說卒辭行楚王曰先生不遠千里而臨寡人

曾弗肯留願聞其說對曰楚國食貴於玉薪貴於桂謁者難見於鬼王難見於帝今令臣食玉炊桂因鬼見帝其可得乎 **增**史記甯成爲漢中尉嚴酷時人語曰謹上操下如束溼薪 **原**管子曰周容子夏以侈靡見桓公桓公曰侈靡可以爲天下乎子夏曰可夫雕撩然後炊之雕卯然後淪之所發積藏散萬物也 鄧析書曰譬猶拯溺而碰之以石救火而投之以薪 又曰抱薪救火燥者先著 **增**淮南子曰巨斧擊桐薪不待利時良日然後破之 **原**論衡曰或伐薪於山輕小之木合而束之至於大木十圍以上引之不能動推之不能移

則委之於山林收所束之小木而去由此以論知能之大者其猶十圍以上木也人力不能舉薦其猶薪者推引大木也孔子周流無所留止非聖材不明道難行人不能用也 **增**唐六典曰虞部凡五岳及名山能蘊靈產異興雲致雨有利於人者禁其樵採 唐劉禹錫管城縣驛記曰積薪就陽 又上宰相啓曰夫溝中之木與犧象同體追琢不至坐成枯薪 柳宗元霹靂琴贊曰樞坐石上一夕暴震側卧道上震旁之民稍柴薪之續文獻通考曰金典給署掌宮中所用薪 又曰元至元二十年以東宮位下軍一百人採薪二月供內府

火部

開鑿頁前卷三百六十一

薪

毛

歲用 又曰明惜薪司供柴炭荆條等

薪二

原左傳曰晉楚戰於城濮楚左師潰狐毛設二旆而退之欒枝使輿曳薪柴而偽遁楚師馳之原軫郤湊以中軍公族橫擊之楚左師潰 吳越春秋曰季札去徐而歸行道逢男子五月被裘採薪於道傍有委金季札見之謂薪者曰子來取此金薪者曰何子居之高視之卑五月被裘採薪寧是拾金者乎 晏子曰景公遊壽宮觀耆年負薪有飢色公喟然令吏養之 漢書曰汲黯謂武帝曰陛下之於羣臣如積薪後來者居上 又曰

朱買臣字翁子吳人家貧好讀書不治產業刈薪樵出賣以給食擔束薪行且誦書 **增**山堂肆考曰漢王褒

僅約奴日暮以歸當送乾薪二三束 後漢書曰王郎

兵起光武至南宮遇大風雨引車入道旁空舍馮異抱

薪鄧禹藝火光武對竈燎衣異進麥飯兔肩 **原**又曰

戴封拜議郎遷西華令大旱封禱無獲乃積薪坐其上

自焚火起而大雨至遠近嗟歎 晉中興書曰范汪家

貧好學然薪寫書寫書既畢誦讀亦竟 汝南先賢傳

曰蔡順以至孝稱順少孤養母嘗出求薪有客卒至母

望順不還乃噬其指順即心動棄薪馳歸問其故母曰

有急客吾噬指以悟汝耳 又曰侯瑾甚孤貧依宋人
居晝爲人傭賃暮輒然柴薪以讀書 神仙傳曰樵先
日入山伐薪以布施從村頭一家起而復始 世說曰
荀公曾在晉武帝坐賜食荀進飯即謂坐人曰此是勞
薪炊也坐者未之信帝密遣問外荅云實是故車脚
搜神記曰諒輔廣漢人也時旱以五官掾出禱積薪柴
自焚須臾而兩作 晉記曰王質常採薪於信都石
室山中遇二老人圍碁石上質放柯於坐下觀之一局
未終老人曰子何不去質起視柯柯柄已爛矣乃下山
歸家門閭改換里之人俱不相識始覺圍碁者乃仙人

也後莫知其所終焉 山堂肆考曰唐畢誠夜然薪讀
書母卹其疲奪火使寐竟不肯息 唐史韓思復以親
喪鬻薪自給 高麗傳帝至渤錯水阻淖八十里車騎
不通長孫無忌等率萬人斬樵築道聯車爲梁帝負薪
馬上助役十月兵畢度 孔帖曰杜甫至秦州負薪采
橡栗自給 續文獻通考曰唐許宣平負薪賣於市嘗
獨吟曰負薪朝出賣沽酒日西歸借問家何處穿雲入
翠微李白入山尋之不見乃題其菴以歸是冬菴爲火
所焚遂不見後百餘年有採薪者見之南山石上 又
曰宋彭氏女從父入山採樵父爲虎所攫女挺身亂斫

虎父得不死 元郭銍集自序曰銍工於詩薪米不給
不敢僥倖 元史曰董文蔚攻襄樊城南據漢江北阻
湖水文蔚夜領兵士伐木拔根立於水實以薪草為橋
梁頃之即成 又曰王初應漳州長秦人至大中從父
樵劉嶺虎搏其父初應抽鎌刀刺虎鼻殺之

薪三

原 列楚

樵桑

詩詳前一

又曰樵彼

棧樸

枯梧

詩詳前一 列子曰枯梧樹者鄰父曰
擊徒淮南 虞候守 有司收 供祭祀 炙筆硯 禮
柴以供郊廟及百祀之薪燎 虞候守 有司收 供祭祀 炙筆硯 禮

委人詳前一 魏顏斐字文林為京兆守課

增 傷麟

藏鹿 氣驅車見孔子夜夢三槐之間豐沛之邦有赤

韞丘 谷口 韞丘 谷口 韞丘 谷口

養母 隨妻 蕭子顯

仰槐 朱買臣擔束薪待得侍中著之後果拜侍中

然桂 孔帖元稹詩落葉添薪仰 柳作晉石崇

榭代 榭蘇 榭蘇 榭蘇

榭水 榭水 榭水

榭著 榭著 榭著

榭元竹溪逸民傳逸民嘗謂 榭元竹溪逸民嘗謂

榭部 榭部 榭部

薪四

原東薪詩綱繆不流東薪詩無浸獲薪又曰有列

獲薪契契寤歎哀我憚人薪是獲薪尚可載

也哀我憚人亦可息也大東詩刺勞人也

山堂肆考越勾踐卧

薪嘗膽欲以報吳

徒者使伐鬼

薪以供宗廟

薪之下而寢其上

未及然因謂之安

杜甫詩明

然林中薪

杜甫詩明

然林中薪

然林中薪

然林中薪

然林中薪

然林中薪

然林中薪

然林中薪

然林中薪

然林中薪

然林中薪

然林中薪

然林中薪

然林中薪

然林中薪

然林中薪

然林中薪

然林中薪

薪五

詩唐陸龜蒙樵人十詠樵谿曰山高谿且深蒼蒼但

羣木抽條欲千尺衆亦疑樸檉一朝蒙剪伐萬古辭林

麓若遇燎元穹微煙出雲族皮日休和曰何時有此

谿應便生幽木椽實養山禽藤花蒙澗鹿不止產蒸薪

願當歌棧樸君知天意無以此安吾族陸樵家曰草

木黃落時比鄰相見喜門當清澗盡屋在寒雲裏山棚

日纔下野竈煙初起所謂順天民唐堯亦如此皮和

曰空山最深處太古兩三家雲蘿共夙世猿鳥同生涯

火部

開鑿頁

薪

薪

薪

薪

薪

公詩榘子松

涇薪又坡詩曰翰林

涇薪爆竹聲

涇薪爆竹聲

涇薪爆竹聲

涇薪爆竹聲

涇薪爆竹聲

涇薪爆竹聲

涇薪爆竹聲

涇薪爆竹聲

涇薪爆竹聲

涇薪爆竹聲

涇薪爆竹聲

涇薪爆竹聲

涇薪爆竹聲

涇薪爆竹聲

涇薪爆竹聲

衣服濯春泉盤餐烹野花居茲老復老不解歎年華
陸樵叟曰自小即胼胝至今彫鬢髮所圖山褐厚所愛
山爐熱不知冠蓋好但信煙霞活富貴如疾顛吾從老
巖穴 皮和曰不曾照青鏡豈解傷華髮至老未息肩
至今無病骨家風是林嶺世祿爲薇蕨所以兩大夫天
年爲自伐 陸樵子曰生自蒼崖邊能諳白雲養纔穿
遠林去已在孤峰上薪和野花束步帶山詞唱日暮不
歸來柴扉有人望 皮和曰相約晚樵去跳踉上山路
將花餌鹿麝以果投猿父束薪白雲溼負擔春日暮何
不壽童鳥果爲元所誤 陸樵徑曰石脈青靄間行行

自幽絕方愁山繚繞更直雲遮截爭摧好林浪共約歸
時節不似名利塗相期覆車轍 皮和曰蒙籠中一徑
繞在千峰裏歇處遇松根危中值石齒花穿絮衣落雲
拂芒屨起自古行此塗不聞顛與墜 陸樵斧曰淬礪
秋水清攜持遠山曙丁丁在前澗杳杳無尋處巢傾鳥
猶在樹盡猿方去授鉞者何人吾方易其慮 皮和曰
腰間插大柯直入深溪裏空林伐一聲幽鳥相呼起倒
樹去李父傾巢啼木魅不知仗鉞者除害誰如此 陸
樵擔曰輕無斗儲價重則筋力絕欲下半巖時憂襟兩
如結風高勢還却雪厚疑中折負荷誠獨難移之曾來

哲皮和曰不敢量樵重唯知益薪束軋軋下山時彎
彎向身曲清泉洗得潔翠靄侵來綠看取荷戈人誰能
似吾屬陸樵風曰朝隨早潮去暮帶殘陽返向背得
清颺相追無近遠採山一何遲服道常苦蹇仙術信能
為年華未將晚皮和曰野船渡樵客來往平波中縱
橫清颺吹旦暮歸期同蘋光惹衣白蓮影涵薪紅吾當
請封爾直作鏡湖公陸樵火曰積雪抱松塢蠹根然
草堂深爐與遠燒此夜仍交光或似坐奇獸或如焚異
香堪嗟宦遊子凍死道路旁皮和曰山客地爐裏然
薪如陽輝松膏作滄瀟杉子為珠璣響誤擊刺鬧燄疑

慧亭飛傍邊暖白酒不覺瀑冰垂陸樵歌曰縱調為
野吟徐徐下雲磴因知負樵樂不減援琴興出林方自
轉隔木猶相應但取天壤情何求郢人稱皮和曰此
曲太古音由來無管奏多云採樵樂或說林泉候一唱
凝閒雲再謠悲顧獸若遇采詩人無辭收鄙陋元郭
鈺負薪女詩曰山下女兒雙髻垂上山負薪哭聲悲辛
勤主家奉晨炊主翁頭白諸郎癡干戈未解骨肉離生
來不識妍與媿長笑鄰姬畫蛾眉金屏孔雀何光輝瑀
弓羽箭來者誰綠楊終日青驄嘶人生年少如駒馳鴛
鴦翡翠皆雙飛愁思百結心自知負薪拭淚背人揮黃

昏四壁寒蟄啼 明高啓伐木詞曰竹擔挑多兩肩赤
礪斧時尋澗邊石老夫氣力秋漸衰易斫喜有枯林枝
白雲無人暗空谷遠聲丁丁如啄木暮歸待伴不獨行
前途虎多荆棘生長年不曾到城府聞比山中路尤阻
增賦唐李德裕積薪賦此郡巖谷重複榛林鬱盛採樵
之子未嘗輟音往往沿流而下詣予求售予因積薪於
庭竊有所歎乃為積薪賦其畧曰交加積累高下齊均
轟若井幹墨若龍鱗避洑泉而無浸先曲突以斯陳苟
知防患之術終無焦爛之賓嗟長孺之味道常喻此而
求伸雖後來之高處亦居上之先焚未若生幽崖之側

糾芳桂之輪不近野田之燎免雅匠者之斤冒霰雪以
終歲齊天年於大椿

炭一

增說文曰炭燒木餘也 總說曰炭燒木留性寒月供
然火取暖者不煙不燄可貴也 周禮曰林衡掌炭之
徵令以時入之權量受之供邦之用 禮記月令曰季
秋之月草木黃落乃伐薪為炭 晉書曰王沉為豫州
刺史下教直言之士主簿楮碧音碧曰堯舜周公所以能
致忠諫者以其款誠之心著也冰炭不言而冷熱之質
自明者以其有實也若好忠直如冰炭之自然則諤諤

之臣將濟濟而盈庭逆耳之言不求而自至矣 唐德宗帝紀大曆十四年十月戊午罷九成宮貢立獸炭淮南子曰水勝故夏至溼火勝故冬至燥燥則輕溼則重故先冬至夏至懸鐵炭於衡各一端令適停冬至陽氣至則炭仰而鐵低夏至則炭低而鐵仰也 桓譚新論曰舉火夜作然炭乾牆 抱朴子曰柳乃速朽者也而燔之為炭則億載而不敗 交州記曰竈頭山越王炊爨之處掘得炭 齊地記曰東南盧水水側有勝火木方人俗音曰挺木經野火燒之不死炭亦不滅 豫章記曰豐城懸葛鄉有石炭二百頃可然以炊爨 唐

開元遺事西涼國進炭百條各長尺餘其炭五色堅如鐵石名曰瑞炭燒於爐中無燄而有光 潛確類書曰金剛炭有司以進御爐圍徑欲及盆口自唐宋五代皆然方燒造時置式以受柴稍劣者必退之少熾一爐可以終日 宋陸游老學菴筆記曰北方多石炭南方多木炭西蜀又有竹炭燒巨竹為之易然無煙耐久亦奇物邛州出鐵烹鍊利於竹炭炭皆用牛車載以入城予親見之 又曰謝景魚家有陳無已手簡一編有十餘帖皆與酒務官託買浮炭其貧可知浮炭謂投之水中則浮故也樂天詩曰日暮半爐麩炭火浮炭謂之麩炭

續文獻通考曰金典給署掌宮中所用炭 又曰元至元中以東宮位下民一百戶燒炭又馬鞍山大峪等石炭煤密辦課奉皇太后位下 戒菴漫筆曰北京諸處多出石炭俗稱為水和炭可和水而燒也 暖姝由筆曰朝廷內用炭俱圓木所燒渾淪一樣長尺許兩頭磨光外有麻路恐爆用礮糠火煨熱一筐三四十斤

炭二

增左傳曰寺人柳有寵太子佐惡之太子居喪柳熾炭於位太子將至則去之比葬又有寵注欲其溫暖史記曰竇皇后弟少君為人所略賣為主人入山作炭暮卧崩

岸百餘人皆壓死少君獨不死 晉書曰孫登住宜陽山有作炭人見之知非常人與語登不應 神仙傳曰嚴清會稽人也於山中作炭忽有人與清一卷素書曰汝骨應得道長生故授神書也 語林曰洛下少林木炭止如粟狀羊琇驕豪乃擣小炭為屑以物和之作獸形名其徒共集乃以温酒火熱既猛獸皆開口向人赫然人皆效之 異苑曰信安鄭徽年少時登前橋彷徨見一老翁以小囊與徽云此是君命慎勿零落若有破碎便為凶兆言訖失所在徽密開看一鋌炭乃密祕之雖家不之知也永初三年年六十病篤語弟子云吾齒

淵鑑類函卷三百六十一

珍寶部一

寶一

增詩崧高曰王遣申伯路車乘馬錫爾介圭以作爾寶

原爾雅曰琛寶也美寶為琛

增書盤庚曰無總於貨寶

又旅獒曰分寶玉於伯叔之國時庸展親弗寶遠物則遠人格所寶惟賢則邇人安

原禮記曰南宮敬叔

反必載寶而朝敬叔魯卿也失位去魯得反載其寶以朝君夫子曰若是其

貨也喪不如速貧之愈也

增又曰天不愛其道地不

愛其寶 又曰儒有不寶金玉而忠信以為寶

原左

曰帝召見諸部計吏問其風俗及前後守令能否蜀郡
計掾樊顯進曰漁陽太守張堪昔在蜀前公孫述破時
珍寶山積拳握之物足富十世而堪去職之日乘折轅
車布被而已帝聞良久歎息 **原**晉安帝紀曰桓元尤
愛珍寶常玩弄珠玉不離於手 **增**晉中興書曰姚萇
試諸子曰吾有一寶物萬金不易汝等技藝勝者吾以
與之諸子皆素好馬欲於父前試之惟畧不動萇以為
賢故越諸兄立為嗣子 梁書曰羊侃大同中魏使陽
斐與侃在北嘗同學有詔令侃延斐同宴賓客三百餘
人食器皆金玉雜寶 後魏書曰元義既專政乃於禁

中自別作庫掌握之寶充物其中 明皇雜錄曰公主
玉葉冠虢國夫人夜光枕楊國忠鑲子帳皆希代之寶
莫能計直 宋長編乾德四年上遣使收蜀圖書法物
見孟昶七寶溺器曰自奉如此欲無亡得乎命碎之
元史拜住傳有盜其家金器百餘兩他寶直鉅萬既而
獲之家僮來告色無喜愠 又亦黑迷失傳至元九年
奉使海外八羅孛國十一年偕其國人以珍寶來朝
又吐吐哈傳成宗遣使賜以七寶金壺盤盃各一

寶三

增懸衢

挂屋

上詳前一
邑貴人寄寶貨因市奴婢泰皆挂於壁

魏志曰陳泰為中郎將京

珍寶部

開盤類卷三百六十一

寶

五

別傳曰操入碭發梁孝王家破棺收金寶數萬斤天子聞之哀泣世說曰管寧華歆鋤菜見金管揮鋤與瓦石不異華捉而擲去益部耆舊傳曰王恽請師於客舍見諸生病甚困謂恽曰腰下有金十斤願以相與收藏尸骸未問姓名而絕恽賣金一斤以給棺殮九斤置生腰下後署大度亭長到亭日有白馬一匹入亭中其日大風有一繡被隨風而來後乘馬突入金彥門彥父見曰真盜矣恽說狀又取被示之悵然曰此我子也以被馬歸彥父彥父不受遣迎彥喪金具存錄異傳曰隗炤者汝陰鴻壽亭民善於易臨終書板授其妻曰吾

亡後當大荒窮雖爾而慎莫賣宅也到後五年春當有詔使來頓此亭姓龔此人負吾金卿以此板往責之勿違言也亡後果大困欲賣宅者數矣憶夫言輒止到期日有龔使者果止亭中妻遂賫板往責使者使者執板不知所言曰我平生不踐此何緣爾耶使者沈吟良久謂曰賢夫何能妻曰夫善易而未嘗為人卜使者曰可知矣乃顧命侍者取著而筮之卦成抵掌歎曰妙哉隗生含明隱跡而莫之聞可謂鏡窮達而洞吉凶者也於是告炤妻曰吾不相負金賢夫自有金乃知亡後當暫窮故藏金以待泰平所以不告兒婦者恐金盡而困無

已也吾善易故書板以寄意耳金有五百斤盛以青甌覆以銅梓埋在堂屋東頭去壁一丈入地九尺妻還掘之皆如卜焉 英雄記曰董卓郿塢有金二三萬斤 搜神記曰郭巨兄弟三人早喪父禮畢二弟求分以錢一千萬二弟各取千萬巨獨與母出居客舍夫婦傭賃以給供養居有頃妻產男巨念與兒妨事親一也老人得食喜分兒孫減饌二也乃於野鑿地欲埋兒得石蓋下有金一釜中有丹書曰孝子郭巨黃金一釜以用賜汝於是名振天下 異苑曰永康王曠井上有一洗石時見赤氣後有二賈人寄宿忽求買之未及度錢子婦

孫氏觀二黃鳥鬪於石上疾往掩取變成黃金 葛洪神仙傳曰容成公服三黃得仙所謂雄黃雌黃黃金 增宋書曰褚彥回為吏部尚書有人求官袖中密將一餅金求問示之曰人無知者彥回曰卿自應得官無假此物若必見與不得不相啓此人大懼收金而去彥回敘其事而不言其名時人莫之知也 梁書曰廬陵王續之子應不慧王嘗至庫內謁珍物見金錠問左右曰此可食否荅曰不可應曰既不可食並總乞汝 後魏書曰孫軌字元慶為諸軍司馬太武平赫連昌引諸帥入其府藏各令任意取金玉諸將取之盈懷軌獨不取

帝把手親探金賜之謂之曰卿臨財廉朕所以增賜者
欲顯廉於衆人 隋書曰上賜王公以下射王素箭為
第一上手以外國所獻金精盤價值鉅萬以賜之 唐
書曰開元中杜暹為監察御史往西覆屯蕃人齎金以
遺暹固辭不受左右以不可失蕃人之情暹受而埋於
幕下既出境乃移牒令收取之 又曰貞元元年四月
南詔王異牟尋與其酋長定計遣使致書於韋臯各齎
生金丹砂為贄且曰所獻生金以喻向化之意堅如金
也丹砂示其心赤耳上嘉之 天中記曰宋祖詣趙普
第時吳越王俶方遣使遺普書及海物十瓶列廡下上

曰此海物必佳命啓之皆滿貯瓜子金普惶恐頓首謝
曰臣實不知上笑曰彼謂國家事皆由汝書生耳命普
受之 又曰朝鮮國都有兄弟二人偕行弟得黃金
二錠以其一與兄至楊花渡同舟以濟忽投金於水曰
吾平日愛兄甚篤今而分金忽萌忌兄之心此乃不祥
之物不若投諸江忘之兄曰汝言誠是亦投金於水
語錄程伊川與韓持國善嘗約候韓年八十往見之一
日因弟子賀正乃曰某今年有一債未還春中須當暫
往見韓持國蓋韓八十也春中往造焉久留穎昌韓早
晚伴食禮貌加敬一日韓密謂子彬叔曰先生遠來無

珍寶部 淵鑑類函卷三百六十一 金 五

以為意我有黃金藥堞一重二十兩似可為先生壽然未敢遽言我當以他事使子侍食因從容道吾意彬叔侍食如所戒試啓之先生曰某與乃翁道義交故不遠而來奚以是為詰朝遂歸韓謂彬叔曰我不敢面言政為此耳再三謝過而別 續文獻通考曰遼聖宗統和中五院部進穴地所得金馬 元史杜瑛傳曰術者言其所居下有藏金家人欲發視輒止之後來居者果得黃金百斤其不苟取如此 又鐵連傳曰帝勅所受海都皮服全飾以金凡朝會宜服以表示焉 又朱國寶傳曰嘗夜行盧溝橋獲金一囊坐而待其主以付之其

人請中分笑而遣之 明徐禎卿剪勝野聞太祖自敘朱氏世德之碑曰本宗朱氏出自金陵之句容地名朱巷元初籍淘金戶金非土產市於他方以先祖初一公困於役遂棄田廬攜二子遷泗州盱眙縣 王錡寓圃雜記曰吳文正公訥為御史時巡按貴州回三司遣人賈黃金百兩追送夔府公不啓題詩其上還之曰蕭蕭行李向東還要過前途最險灘若有贓私併土物任他沈在碧波間

金三

原紫光

赤氣

晉永和起居注曰廬江太守路永表言於穀城北見水岸邊紫赤光得金一枚

珍寶部

附錄頁西卷三百六十一

金

七代通顯寶山黃金天中記王元榮西國行傳從吐蕃國

從此驛北行可以九日有一寶山之中原百鍊之精

土石並是黃金有人取者即獲殃咎唐書曰韋執誼為翰林學士受

言百鍊增探懷中金唐書曰韋執誼為翰林學士受

乃探懷中金以內夏脚袖夏脚驚曰吾與若賴先人德

致名位幸各已達豈可如此自毀壞擺袖而去執誼大

慙不納金帛又曰路隨為翰林學士乃兼金紫有以

私賄耶終金五無所納

原詩晉棗據詩曰金玉有本質焉能不堅剛惟在遠爐

炭幽居永潛藏 **增**唐李嶠詠金詩曰南楚標前貢西

秦識舊城祭天封漢嶺擲地警孫聲向日披沙淨含風

振鐸鳴方同楊伯起獨有四知名 白行簡賦得金在

谿詩曰巨橐方鎔物洪爐欲範金紫光看漸發赤氣望

逾深燄熱晴雲變煙浮晝景陰堅剛由我性鼓鑄任君

心踴躍徒標異沈潛自可欽何當得成器待叩向知音

宋歐陽修詩曰可笑人生不飲酒惟知白首戀黃金

黃庭堅詩曰頰公揮橐金 元元好問黃金行曰一

夕詩腸老蛟吼十尺長人隨車走斫頭不屈三萬言欲

向何門復低首何人壽我黃金千使君破鏡飛上天

增賦唐人金賦曰觀其山川含育之祕採掇工取之程

鎔鑄陶鈞之術雕鐫磨礪之形非一塗而共貫實萬象

珍寶部 請臨頌 卷一百一十一 金

而殊名用之為鼎天下之至寶用之為劍天下之至精
用之為量天下之至信用之為鏡天下之至明亦有金
河金瀨金潭金穴金谷金陵金城金埒渤海水之仙宮
西北荒之神闕魚龍雀鳥之玩鐘鼓樓臺之列皆具美
於明圖豈能窮於縷說 韋岫金賦曰其難得也黍累
不棄分銖是爭約人以懸市遺子以滿籛國用築臺之
禮賦揚擲地之聲或三緘而永保或一諾而必行是以
王者之時令修彝倫序泥封是用職貢有所垂衣守滿
堂之誠命相興作礪之語則金為世出雨示天與 周
渭金精百鍊賦曰金火惟序載離寒暑光融融而燄燄

疑雷擊以星流聲有往而有還若唱予而和汝始於一
而終於百煉既存而鍛乃舉於是礪以越砥淬於江流
燦龜文之負絕射龍藻於清浮將四海而是震豈千金
而可求 李程披沙揀金賦曰經營乎永昌之日徘徊
乎麗水之濱初若使浮雲搖星光之的的又似剖羣蚌
貫珠彩之纍纍出輕連而沉潛自照別麗景而光炁生
姿泊乎沙之汰之既堅既好斷之則同心斯得用之則
從革是寶 柳宗元披沙揀金賦曰其隱也則雜昏昏
淪浩浩晦英精兮自寶和光同塵兮合於至道其遇也
則散奕奕動融融煥美質乎其中欲蓋而彰故烱爾而

銀四

增詩唐李嶠詠銀詩曰思婦屏輝掩遊人燭影長玉壺初下箭桐井共安牀色帶長河色光浮滿月光靈山有珍寶仙闕薦君王

原銘後魏太武帝作黃金盤鏤以白銀銘曰九州致貢殊域來賓乃作茲器錯用奇珍鍛以紫金鏤以燭銀

銅一

增爾雅云白銅謂之鍔赤銅謂之餅 **原**尚書曰淮海惟揚州厥貢惟金三品 **增**山海經曰昆吾之山其上亦多銅 **原**越絕書曰鄞山破而出錫若耶涸而

出銅歐冶因為純鉤之劍 **增**史記曰龍門碣石多銅

鐵 **原**漢書曰凡律度量衡用銅者所以同天下齊風俗也銅為物至精不為燥溼寒暑變其節不為風雨曝露改其形似於士君子之行是以用銅也用竹為引者事之宜也 竹長十丈高一丈唯竹篾軟而堅宜為之也 又曰吳有鄞郡銅

山即招致天下人亡命者盜鑄錢以故土賦無而國用饒 **世語**曰太康八年凌雲臺上生銅 **增**通鑑曰以

銅為鑑可正衣冠矣 **唐書**曰開元中許昌縣之唐祠掘地得古銅罇又隱起雙鯉篆書文曰宜子 **唐書**食

貨志劉秘曰銅之為兵不如鐵為器不如漆禁銅則人

無所用盜鑄者少 淮南子曰銅英青 士禕曰銅出於石為鈴則小鑄鐘則大 元中記曰銅之精為童奴 荊州記曰衡陽重安縣有巖塘故老相傳云此塘中有銅神今猶時聞銅聲水傳變綠魚為之死 宋蘇軾物類相感志曰葶藶煮銅則軟甘草煮銅則硬 朝野雜記宋朝銅坑冶閩蜀湖廣江淮浙路皆有之祖宗時天下歲產銅七百五萬斤有奇渡江後其數日減 續文獻通考曰金章宗明昌中監察御史李炳言頃聞有司奏在官銅數可支十年若復每歲令夫匠過界遠採不惟多費復恐或生邊釁若支用將盡之日止可於界

內採煉從之 明蔣一葵長安客話曰太醫院署有古銅人虛中注水關竅畢通古色蒼碧瑩然射目相傳海潮中出者

銅二

原左傳曰鄭伯朝楚楚子與之金曰無以為兵使鑄三鐘 **增**史記曰張孟談董安于之治晉陽也宮室之堂皆以鍊銅為柱 **原**又曰秦始皇鑄天下兵器為十二金人各重千斤 漢書曰上使善相相鄧通曰當貧餓死文帝於是賜通蜀東道銅山鑄錢 **增**又曰武帝即位好鬼神之事李少君以却老方見上上有故銅器

珍寶部

附錄

銅

問少君少君曰此器齊桓公十年陳于柏寢已而案其
刻果齊桓公器 **原**華嶠後漢書曰靈帝時遂使鉤盾
令宋典繕治南宮又使掖庭令畢嵐鑄銅人四列於蒼
龍元武門外又鑄四鐘皆受二千斛縣於堂及雲臺殿
殿前又鑄天祿蝦蟇吐水渴烏施於橋西用灑南北郊
路以省百姓灑南道之費 **增**後漢書曰馬援善別名
馬於交趾得駱越銅鼓乃鑄為馬式 又曰崔烈入錢
五百萬為司徒久之不自安從容問其子鈞曰吾居三
公於外議何如鈞對曰論者嫌其銅臭 **原**魏畧曰明
帝徙長安諸鍾簾駱駝銅人承露盤折銅人重不可致

留於霸城又列坐於司馬門外 晉諸公贊曰司馬模
居關中鑄壞銅人鍾簾為金器以易穀 林邑記曰林
邑王范文鑄銅屋 **增**後趙錄曰石勒徙洛陽銅馬二
於襄國列之永豐門 唐書曰初天寶中天下州郡皆
鑄元宗擬其形容首冠環釵足承齒齒與尊佛之像間
列於殿堂號為貞容 孔帖高麗地產銅周世宗時遣
尚書市銅高麗 續文獻通考曰金世宗大定中定襄
退吏誣縣民匿銅者十八村節度使張大節廉得其實
抵吏罪民斲石頌之

銅三

鑄鼎 探鉤漢黃帝采首山之銅鑄鼎荆山下 三輔

忽有鳩從內飛下投入張氏懷中探之得一銅鉤宮全

數郡太守後失鉤官亦絕矣案幽明錄銅作金詳金探

鳩 **鑿井得** 即山鑄龐儉鑿井得銅 錢號鄧通

臭嫌 崔烈漢文帝賜鄧通錢 下鑄錢布下詳二 **鴨盆** 龍

形彙苑詳注門村朱家舊蓄一古銅盆中有鴨形隱然

於朱以合盆影不差毫釐注水盆中鴨自浮而浴也

史記秦使徐福八海還為翁曰臣見海中大神曰汝

秦王之神薄得觀而不得取從臣往蓬萊山 水綠

見芝城宮闕有使者銅色而龍形光上照天

草黃 草莖黃秀下有銅器曰石點 風磨潛確類書

白黃赤紫五色青白者為上赤銅以盧干石點之則為

黃銅矣一云銅止有赤色一種他色皆其變也 又曰

鑿山 鑿山 鑿山 鑿山 鑿山 鑿山 鑿山 鑿山 鑿山 鑿山 鑿山

風磨銅更貴於金一云即鑿山也

曰韓洄上言今商州紅崖產銅而洛源監久廢請鑿山

取銅即治舊監孔帖曰唐馬總遷安南都護建二銅

柱於故處鑿著唐 無雷出 高麗貢漢書曰無雷國

德以明伏波之裔 不可作弩 陶以為金海南子曰銅不可以為弩

丹陽銅張華曰北銅與金相 似典術曰陶丹銅以為金

銅四

萬物為銅 鳥賦鵲 牡銅牝銅金簡記云取牡銅

雌以為 采銅唐書食貨志元和天下歲采銅二十六萬

雄銅六千斤及宣宗歲銅六十五萬六千斤

銅末和酒 朝野僉載定州人崔務墜馬折足醫者令

改葬視其脛骨 折處有銅束之

珍寶 附錄 卷之三十一

銅

曾詩宋歐陽修詩曰素絲悲青銅

原贊晉郭璞赤銅贊曰昆吾之山名銅所在切玉如泥

火炎其采尸子所歎驗之汲宰

原表梁沈約為柳世隆上銅表曰夫幣以周務貨以賑民阜國康治莫尚乎此周氏致平始於圜法漢世幾措資於貫朽名鑪化金良工盡藝方將盈金中藏收功上苑南楚陋其方府西京鄙其部內

錢一

原周禮地官曰泉府上士四人中士八人下士十有六人鄭元注曰泉或作錢國語曰周景王二十一年將鑄大錢以振

救人於是乎有母權子而行母重也重大倍故為母子輕也其輕小半故為子

漢書曰秦兼天下幣為二等黃金為上幣銅錢質如周

錢文曰半兩重如其文而珠玉龜貝銀錫之屬為器飾

寶藏不為幣也漢高后二年行八銖錢六年行五銖錢

應劭曰秦作錢質如周錢文曰半兩則八銖也漢以太重更鑄英錢今民間榆莢錢是也人患其太輕復行八

銖錢五銖者應文帝五年除盜鑄錢令更造四銖錢四銖

錢文亦武帝建元中行三銖錢五年罷三銖行半兩時

郡國鑄錢多輕京師鑄官赤仄禁郡國無得鑄專令上

林三官鑄而天下非官錢不得行王莽居攝變漢制造

大錢徑寸二分重十二銖文曰大錢五十又造契刀錯

刀契刀其環如大錢身形如刀長二寸文曰契刀五百
錯刀以黃金錯其文曰一刀直五千與五銖錢凡四品
並行莽即真以劉字有金刀乃罷錯刀契刀及五銖錢
更作金銀龜貝錢布之品名曰寶貨小錢徑六分重一
銖文曰小錢直一次七分三銖曰么錢一十次八分五
銖曰幼錢二十次九分七銖曰中錢三十次一寸九銖
曰壯錢四十因前大錢五十是為錢貨六品魏志曰黃
初三年以穀貴罷五銖錢華陽國志曰公孫述廢銅錢
置鐵錢百姓貨賣不行宋書曰元嘉七年六一錢署鑄
四銖錢裴子野宋畧曰泰始中沈慶之啓通私鑄而錢

人壞矣一貫長三寸謂之鷲眼錢減此者謂緹環錢貫
之以縷入水不沈市井不復料數十萬不盈一掬斗米
一萬他物稱之至是禁鷲眼緹環餘別通用也初學記
梁有女錢稚錢對文錢豐貨錢俗謂之男錢言婦人佩之即生男也破
嶺以東八十為陌名曰東錢江郢以上七十為陌名曰
西錢京師以九十為陌名曰長錢大同中乃詔用足陌
陳宣帝鑄大貨六銖以一當五銖之十後魏初鑄太和
錢孝莊時更鑄永安錢北齊文宣受東魏禪改鑄常平
五銖製造甚精後周建德中鑄五行大布錢以一當十
大成初又鑄永通萬國錢以一當千隋開皇初更鑄新

錢背面肉好皆有周郭唐武德初鑄開通元寶乾封初
改鑄乾封泉寶已而舊錢多費復行開通元寶錢肅宗
初以國用不足乃鑄乾元重寶五代相承皆用唐錢宋
初錢文曰宋元通寶太平興國後又鑄太平通寶錢太
宗親書淳化元寶作真行草三體自後每改元必更鑄
以年號元寶為文及改號寶元文當曰寶元元寶詔學
士議請改曰豐濟元寶仁宗特命以皇宋通寶為文慶
曆以後復冠以年號遼景宗始鑄乾亨新錢聖宗兼鑄
太平錢道宗之世錢有四等曰咸雍太康太安壽隆天
祚之世更鑄乾統天慶二等新錢金初用遼宋舊錢海

陵時始鑄正隆錢字文峻整世宗時鑄錢文曰大定通
寶章宗鑄泰和重寶錢宣宗鑄貞祐通寶錢元光初行
興定寶錢元得天下行楮幣不用錢武宗時初行錢法
其錢曰至大通寶者一文準至大銀一釐曰大元通寶
者一文準至大通寶一十文已而皆廢不行明洪武初
鑄大中通寶錢與歷代錢兼行成祖錢曰永樂通寶宣
宗曰宣德通寶錢孝宗曰弘治通寶錢世宗曰嘉靖通
寶錢三十二年令照新式鑄洪武至正德紀元九號錢
穆宗錢曰隆慶通寶神宗錢曰萬曆通寶並見正續
文獻通考
易歸藏曰有人將來遺我錢財日夜望之 周禮注曰

錢泉也其藏曰泉其行曰布取名流行無不徧也
史記曰漢興七十餘年之間國家無事廩庾皆滿而庫
府餘貨財京師之錢累百巨萬貫朽而不可較
漢書
東方朔曰侏儒長三尺餘俸一囊粟給錢百三十臣朝
長九尺餘亦一囊粟錢二百四十
東觀漢記曰馬援
在隴西上書曰富民之本在於食貨宜如舊鑄五銖錢
天下賴其便
增後唐書曰朱守殷奏於積善坊得古
文錢四百五十六文曰得一元寶四百四十文順天元
寶一十六文守殷進納勅曰凡窺奇異盡繫休明所獲
錢文式昭元貺得一者竹歸於一統順天者式契於天

心道煥一時事光千載殊休繼出信史必書宜付史館
韓子曰或令孺子懷錢挈一甕往沽而狗齧之酒所
以酸
韓詩曰既阻我德費用不售一錢之物舉賣百
何時當售
揚子曰手中無錢而欲往市貨貨主問錢
何在曰無錢貨主必不與也胸中無學猶手中無錢也
草木子云元朝止行鈔法而不鑄錢獨至大官裏行
至大二等錢當五以蒙古字書小錢以楷書及至正官
裏脫脫為相立寶錢提舉司鑄至正錢尋亦罷鑄
地鏡圖曰銅錢之氣望之如青雲
郭氏婚禮謁贊
文曰金錢為質所歷長久金取和明錢用不止
唐牛

珍寶錄

尚書

錢

牛

僧孺策曰自晉以東厥錢用青金自河以北厥錢用黑金是殊異之禁不及矣 宋夷堅志云撲滿者以竹爲竅爲蓄錢具有入竅而無出竅滿則撲之 蘇軾物類相感志曰銅錢與胡桃一處嚼之錢易碎 續文獻通考曰遼道宗大安中禁錢出境 又曰金世宗大定中諭宰臣云今者外路見錢其數甚多聞有六千餘萬貫皆在僻處積貯不散與無等耳今中都歲費三百萬貫支用不繼不若致之京師不過少有輓運之費縱所費多亦不過散在民耳 又元朶兒只白法有便否不當視立法之人爲廢置銀鈔固當廢銅錢與楮幣相權而

用之昔之道也國無棄寶民無失利未可遽廢也言雖不用時論是之 明長安客話曰涿州舊有塔在桑乾河中名鎮河塔嘉靖元年塔崩內有古錢皆飛空如蝶 錢二

原六韜曰武王入殷散鹿臺之金錢以與殷民 漢書曰凡貨金錢布帛之用夏殷以前其詳靡記太公爲周立九府圜法錢也 史記曰初蘇秦之燕貸百錢爲資及貴以百金償之編報諸所嘗見德者其從者一人獨未得報乃前自言蘇秦曰我非忘子子之與我至燕再三欲去我易水之上方是時我困故望子深是以後子

子今亦得矣 又曰高祖以吏繇咸陽吏皆送奉錢三
蕭何獨以五或二百及封鄴侯乃益封二千戶以獨贏
奉錢二也 又曰單父人呂公善沛令避仇從之客因
家焉沛中豪傑吏聞令有客皆往賀蕭何為主吏主進
令諸大夫曰不滿千錢坐之堂下高祖為亭長素易諸
吏乃給為謁者曰賀錢萬實不持一錢謁入呂公大驚
起迎之門呂公者好相人見高祖狀貌因重敬之引入
座蕭何曰劉季固多大言者矣 又曰上使善相者相
鄧通曰當貧饑死文帝曰能富通者在我何謂貧於是
賜通蜀嚴道銅山得自鑄錢號鄧氏錢布天下 詳寵幸篇

又曰安息國以銀為錢錢如王面 漢書曰武帝時公

卿請令鑄官錢赤仄 如淳注曰以一當五官用非赤仄

不得行 俗所謂紫紺錢 又曰張安世以父子封侯在位太盛

乃辭祿詔都內別藏張氏無名錢以百萬數 都內主藏官

東觀漢記光祿勳杜林與馬援鄉里親厚援南方還時

林馬適死援遣子持一匹馬遺林曰朋友有車馬之饋

可以修之居數月林遣子奉書曰將軍內施九族外有

賓客望恩者多林父子食祿祿出常有盈今奉錢五萬

援受之謂兒曰當以此為法林所以勝我者也 又曰

鄭均兄為縣游擊受禮遺均數諫止不聽即脫身出作

歲餘得數萬錢歸以與兄曰錢盡可復得為吏坐賊終身棄捐兄感其語遂有廉潔稱 **釋**又曰趙勤字益卿劉賜姊子勤童幼有志操往來賜家國租適到時勤在旁賜指錢示勤曰拜乞汝三十萬勤曰拜而得錢非義取終不肯拜 **原**汝南先賢傳曰平輿闕敞為郡五官掾太守第五常被徵以俸錢百三十萬寄敞敞埋置堂上後常舉家患死惟有孤孫九歲臨死語云吾有錢三十萬寄掾闕敞孫長大來求敞敞見之悲喜取錢盡還之孫曰祖惟言三十萬爾今乃百三十萬誠不敢當敞曰府君疾困謬言爾郎君無疑 **釋**蜀志曰劉類為弘

農太守使人掘地求錢所在市里皆有孔穴 **原**郭子

曰王衍字夷甫雅尚元遠又疾其婦貪口未嘗言錢婦欲試之夜令婢以錢繞牀不得行夷甫晨起見錢闔之命婢舉阿堵物去 世說曰王武子移地近北邙於時

人多地貴武子好馬射買地作埒編錢布地竟埒時號

金埒 **釋**宋書曰始興王濬嘗送錢三萬餉袁淑一宿

復遣追取言使人謬誤欲以戲淑淑致書曰聞之前志

一年之中一與一奪義士猶或非之況密邇旬次何其

哀益之亟也竊恐二三諸侯何以觀之 又曰劉凝之

隱居荊州年饑衡陽王義季慮凝之餒斃餉錢十萬凝

之大喜將錢至市門觀有饑色者悉分與之俄頃而盡
梁書曰宋季雅罷南康郡市宅居呂僧珍宅側僧珍
問價雅曰千一百萬怪其貴季雅曰百萬買宅千萬買
鄰及僧珍生子季雅往賀署函曰錢一千閭人少之不
為通強之乃進僧珍疑其故親自發乃金錢又曰江
祿為武寧郡頗有資產積錢於壁壁為之倒進銅物皆
鳴人戲之曰所謂銅山西傾洛鐘東應者也後魏書
曰王昕為汝南王悅騎兵參軍悅數散錢於地令諸佐
爭拾之昕獨不拾悅又散銀錢以目昕乃取其一唐
書曰初開元錢之文給事中歐陽詢制詞及書時稱其

工字合八分及篆隸三體其詞先上後下次左後右讀
之自上及左迴環讀之其義亦通俗謂之開通元寶錢

鄭虔會粹云詢進蠟樣曰文德
皇后招一甲文故錢上有始文

又曰乾元中李輔

國奏內飛龍殿鑄鐘投乾元新錢二文於鑪而祈曰如
聖躬萬福國祚無疆凶孽殄除四方寧謐則願不銷不
鑠一陰一陽並見於外鐘成一如所祈又曰李希烈
既平淮西節度使陳仙奇進錢一文大小如開通之狀
文曰天下太平云於希烈庭中得之命宰臣名百寮徧
視之晉書曰右驍衛大將軍張錢始在雍州因春景
舒和出遊近郊憩於大塚之上忽有黃雀銜一銅錢置

之而去未幾復於衙院畫卧見二雀相鬪畢各銜一錢
落於錢帽後所獲三錢嘗祕於巾箱識者以為大富之
徵 侯鯖錄曰從來錢文未有草書者淳化中太宗始
以宸翰為之既成以賜近臣 宋蔡條鐵圍山叢譚曰
狄武襄征儂智高兵出桂林之南道旁有一大廟人謂
其神甚靈武襄遽為駐節禱之祝曰勝負無以為據乃
取百錢自持之且與神約果大捷則投此期盡錢面也
左右諫止儻不如意恐沮師武襄不聽萬眾方聳視已
揮手倏一擲則百錢盡紅矣於是舉軍歡呼聲震林野
武襄亦大喜顧左右取百釘來即隨錢疎密布地而釘

帖之加之青紗籠覆手自封焉曰俟凱旋當謝神取錢
其後破崑崙關敗智高平邕管師還如言取錢與幕府
士大夫共視之乃兩字錢也 俞文豹清夜錄曰温公
一日過獨樂園見創一廁屋問守園者何從得錢對曰
積遊賞者所得公曰何不留以自用對曰只相公不要
錢 續文獻通考曰宋理宗寶祐三年六月仙遊縣南
橋溪上魁星祠前溪中湧出開元錢居民取之錢背有
閩字或福字 又曰鄧珙湘陰人為豐城主簿夜聞庫
丁聚哭問之曰失官錢三百貫恐獲罪珙盡以錢代為
還官其人感惠以二女獻不納時論高之 又曰歙人

查道淳化中赴舉不能行親族哀三萬錢遺之道出滑
臺過父友呂翁家翁死貧無以葬母兄將鬻女道傾囊
錢與之為其女擇壻捐財資送 又曰遼聖宗統和十
四年鑿大安山取劉守光所藏錢 元史王都中傳武
宗詔更鈔法行銅錢以都中為通才除江淮錢貨監凡
天下為監者六惟江淮所鑄錢號最精 續文獻通考
曰明太祖洪武八年庫錢飛時南臺民家屋上有錢豎
立瓦上各貫以竹或得一二十文皆庫錢也 稗史彙
編成化丁酉六月九日京師大雨雨中往往得錢王文
恪公鏊有詩紀事云蒼天似閔斯人困故向雲中撒與

錢錢若了時民又困何如只賜與豐年

錢三

原 鮫文 鶯眼 洞冥記曰帝升望月臺有二青鵝化為
錢三枚以置帝几前身止而影 贖罪 買官 漢書曰
動因名曰輕影錢 下詳前一 贖罪 買官 漢書曰
主病因以金斤錢千萬為子昭平君豫購一死罪武
帝許之 九州春秋曰靈帝賣官廷尉崔烈入錢五百
萬以買司徒烈拜之日天子臨朝 青蚨 白撰 搜神
記曰南方有蟲其形似蟬而大其子著草葉如蠶種得
子以歸則母飛來就之殺其母以血塗子以子塗母用
錢貨市則自還故淮南子術以之還錢名曰青蚨
漢書曰武帝更錢造銀錫為白金以之還錢名曰青蚨
用莫如馬人用莫如龜故白金三品 選一 投三
其一重八兩圓之其文龍名曰白銀 選一 投三
後漢書曰劉寵字祖榮拜會稽太守政不煩苛徵為將
作大匠山陰有五六老叟賫百錢送寵曰鄙生未嘗識
珍寶部 開頭領白卷

郡朝自明府以來狗不夜吠人不見吏今聞當見棄去

故自扶奉送寵每人選一大錢受之趙岐三輔決錄

曰安陵清者項仲山飲白金赤仄上詳白撰注

馬渭水每投三錢而去神論曰黃金為父白銀為母鉛

體乾效地為長男錫為適婦天性剛堅須火終始體

魯應錢神論曰錢之為體東有乾坤之象數獲一

囊王韶之始興記曰勞口東岸有石四方高百餘仞其

於石頂戲見數獲錢共取半獲還趙壹詩曰伊三

官鑄九府法前詳泉布貫朽言實貨之行如泉

前史記詳有癖無名晉和嶠貪財人謂之夢磨

業鑄曰魏文帝問周宣曰夢磨錢文令滅乃更明何也宜

冶鑄為業王數訟錢之時陳思王云云史記趙國以

事張湯常排趙王血塗學記肉好買金埒

賜銅山上詳前飲馬投鑿井得郝廉飲馬投

竿縉磨質漢武初竿縉錢範金置鐵述置鐵錢

採山沉水採山鑄錢入水不沉杖頭挂河間數宜

子百錢挂杖頭漢錢散金藏鏹鼓鑄鎔範鎔

而合流行銷漏文選云銷漏參倍輕重相權

大小兼利漢以秦錢重更令鑄榆莢錢有子母相權而

重是母權子患重作輕道元作論夷甫不言唐虞

亦不廢神重是子權母也罷以便農鑄而斂貨貢禹請罷鑄

後其相銖之律注人依田畝欲其除市并錄兩之租削

其律也使百姓歸農復古之道蜀劉備收成都士眾

皆畧盡府庫財寶軍用不足備憂之劉巴子初曰

鑄百錢平物價令吏為官市備從之數月充足

珍寶部

附監領丞卷一百一十二

國省刑 多姦爭利 晉桓元輔政議欲廢錢用穀帛孔

給以充資故用錢非惟豐國亦以省刑耳後漢張材

議以爲宜令天下悉以布爲市買皆用之封錢勿出尚

書朱暉議布錢爲租則吏多 榆莢五銖既將私鑄

姦官自賣鹽則與下爭利 圓而函方立泉貨之法 母以

竹刑三尺難追國章 權子制輕重之宜 龍螮 雀銜 唐段成式酉陽雜

以百姓王清傭力得錢五緡因買田畔一枯栗樹將爲薪

王清率子孫薪之復掘其根下得大甕二散錢實之

王清因是獲利而歸十餘年巨富遂 父還 子敵 樂

俱爲周捨所狎初景休羅巴東鄰頗有資產丹負錢數

百萬責者填門景休怒不爲之償既而朝賢之月不至

景休景休悅乃悉爲還之 宋書曰戴法興父頌子家

貧二兄延壽延興並修立延壽善書法與好學山陰有

陳載者家富內錢三千萬鄉人或云戴頌子三兒敵陳

載三子 買水 繫枝 俗皆汲江水盛夏遠惠水溫每

以錢買人井寒水不受錢者則連水還之 柳原別傳

曰原避地遼東嘗行得遺錢拾以繫樹枝此錢既不見

取而繫錢者多原問其故答者謂之神樹原惡由 西

己而成淫祀乃難之由是聖帝遂斂其錢以爲社 西

邸 東園 錢相 論漢靈帝置西園之邸賣爵號曰禮

王老 清童 寶字 因呼錢爲王老 唐人小說文有元

本山亭避暑忽有人叩門云上清童子元寶參奉冠青

圓角冠衣淺青衣自言由漢得果成仙語以漢魏間事

了如目睹岑因問其冠帽答曰僕外服圓而心方正此

上清五銖服也天衣六銖尤細五銖也言訖送出門而

去行數步至嶠下忽不見文使童子掘之乃古墓其

盛至中書令忽失土為錫鑄後唐書曰劉仁恭在
 古錢行使聚銅錢於山上為無窮之計唐書曰元和
 中王鐸奏請於當管蔚州界加置鑪鑄銅錢漸廢錫錢
 質史載名其子落欲以班史質錢答曰寧餓死豈
 可以此充食乎揚子法言蜀富賈繫鞞貫竹朝
 人賈錢十萬願載一名子雲不聽
 命載鄭惜為吏部侍郎掌選賦汙狼籍引鈴有還人繫
 百錢於鞞帶上惜問其故荅曰當今之選非錢不行惜
 默而不言下黃榜紫標梁書武帝弟蕭宏錢百萬
 一庫挂一紫標如此三千餘間武帝見之
 詩錢三億餘萬帝少子綏作錢患論識之
 土鑄文獻通考金世宗大定十八年代州立監鑄錢
 麻錢監其錢文曰大定通寶字文肉好世傳其錢料
 微用銀云其錢文曰大定通寶字文肉好世傳其錢料
 有錢溢去即幫著船觸籬貼壁王尋先居家單貧
 中須更悉變成土

嘗因大風雨散錢飛至其家來觸籬園誤落餘處拾而
 得之尋後巨富錢至數千萬遂擅名於江表明李日
 華蓬窗夜話曰靴村主人其先嘗藏穀十餘屋傳其子
 一貼壁拂之悉化為錢又復禁閉其錢一都是好
 文鄉里閭稱靴村家有文章就視窮詰皆錢穀轉轉幻
 哉異蝶飛牛吼上講一孔帖五代表正辭積錢
 積以獲之正辭曰吾聞物之常有聲人以為妖勸其散
 聲為錢形如半月益以錢必止月形花徑又曰驟
 元寶以錢形如半月益以錢必止月形花徑又曰驟
 徐鉉稽神錄建安有村人小舟達溪往來采薪為業山
 上忽有數錢流下尋至山半樹下有大甕錢滿其中而
 甕少歌故錢流下尋至山半樹下有大甕錢滿其中而
 率家人往將盡取之而忘其所以石槽之取五百餘錢歸
 人曰錢有主不可取也向為獲教以五百雇爾正之耳
 蘇軾物類相感志曰伏中不可鑄錢汁不清名爐凍
 萬選三爐萬中時號青錢學士唐書武德中置
 珍寶部尚書領流卷之三十一

錢監於洛并益等諸州今上齊王
 元吉賜三爐右僕射裴寂一爐
 前二北史隋鄭譯自陞州微還帝令內史李德林立
 作詔書復爵國公位上柱國高顯戲曰筆乾答曰出為
 方岳杖策言歸何用陽塞屋嘗以錢幣問太保劉
 以潤筆上大笑
 秉忠秉忠對曰錢用於陽楮用於陰事文類聚宋太
 祖嘗與趙普議事不合上曰安得宰相如桑維翰者與
 之謀乎普曰使維翰在陛下亦不用蓋維翰喜愛錢上
 曰苟用其長當護其短措大眼孔小賜與十萬貫則塞
 破屋童子累仙公呼荆州記曰義熙中有童子羣
 子矣
 如流沙因競取之手滿放地尋復行去乃以衫衣裹縛
 各有所得葛仙翁別傳曰取十錢使人一衫一投井中
 公井上一飛入公器中
 御覽曹武為右衛將軍晚節在雍州致見錢七十萬皆
 厚輪大郭山堂肆考孫權文曰有和長輿者巨萬藏
 家貫朽反磨鱗差螭縮陳陳視如瓦石散諸親友
 腥澀死而有知是謂錢鬼

宋書山陰人孔祐至行通神隱於四明山嘗見山谷中
 有數百斛錢視之如瓦石不異南史蕭惠明子珍素
 梁天監中位丹陽丞初拜日帝賜錢入萬珍素一朝散之親友
 出大中遺事軒轅一先生居羅浮山宣宗名至崇中能以
 自然有道術滿手接之悉成錢沈玠續仙傳唐馬湘字
 能偏身摸出青銅錢投井中呼之即出尉遲給帖
 長孺與民逸史隋末太原一書生苦貧所居抵官庫因
 戈曰汝要錢可取尉遲敬德者方袒露蓬首鍛鍊之次乃訪
 至鐵冶處有尉遲敬德者方袒露蓬首鍛鍊之次乃訪
 拜之公問何故曰我耳生曰足下必他日富貴若怒曰打鐵
 人安得錢乃侮我耳生曰足下必他日富貴若怒曰打鐵
 但乞一帖公不為已令生執大筆曰錢付某不五百貫後
 日署名書生攜去公與其徒大笑以錢付某不五百貫後
 復見金甲人今繫於梁上高處書生取錢止五百貫將罪
 敬德佐神堯立殊功勅賜錢一庫開庫欠五百貫將罪
 主者忽於梁上得帖子視之乃打鐵時書帖累日驚歎
 求書生具陳所見厚遺之元史胡長孺傳至大初為
 珍寶部

錢

后

寧海主簿天德丁未浙東大後宜慰同知脫歡察議行
賑荒之令儉富人錢一百五十萬給之至縣以餘錢二
十五萬屬長孺藏去乃行旁州長孺察其有乾沒意悉
徹與民閱月再至索其錢長孺抱成案進曰錢在是矣
脫歡察錮散斂有術輕重相權宗貞祐中監察御
史田迴秀言錢幣欲流通必輕重良由於出令
散斂有術輕重相權而後可景王寶貨單穆立母子之譏文帝
散實在於得時景王寶貨單穆立母子之譏文帝

錢四

雨錢 世類川民家雨金五銖錢又熊系性孝家會遭
親喪天雨 贏二 詳前二 吳鄧錢 漢文時榆莢錢
錢於其家 子鄧通財過王者吳鄧錢乃布天下 顧金錢 曹丘
令民縱自鑄故吳以即山鑄錢富埒天

生數招權顧金錢注招求也以放鑄孝文除盜鑄錢
金錢事權貴而求得其形勢也

督鑄長安鑄錢多姦巧乃署第五倫雜賈誼曰銅
雜以鉛鐵為他小吳興沈充又鑄小錢謂之沈錢

法漢書曰錢龜貝漢時人上書言古今以龜貝為貨
師丹曰可改章下有司皆紫紺錢王莽造契刀錯

細龍文馬文龜文漢武帝有司言今半兩錢法重四
輕薄而物貴乃以白鹿皮方尺緣以縑為皮幣直四十

萬又造銀錫白金三品其一曰重入兩圍之其文龍名
白銀直三千二百後更用五銖錢周郭其質令

不可得磨馬排人排水排舊時治作馬排一熟石用
而取銘水排計其利三倍於前

百匹更銘水排計其利三倍於前
長流為水排計其利三倍於前
珍寶

厭勝錢十三種又有藕心錢狀如干
盾長且方而不圓蓋古刀布六變也
城之北晉武帝時獻王錢千緡其形
如環重十兩上有天壽永吉四字
嫌無下
潤屋之資
藩身之貨
子母之錢
陰陽

留少更
增數多留少
南史謝謏為東陽內史及還五官
送錢一萬止留一百答書曰數多
以爲愧
光院錢
孔帖唐陸辰自翰林拜相故事自三
省得相有光署錢留為宴資學士院

未始有屨送光院錢
光學錢
唐文類聚唐劉尤章為
五十萬以崇近司
擲金錢
唐逸史八月望夜師與上
光學錢自宰相方
擲金錢
唐逸史八月望夜師與上

鎮刺史各有差
擲金錢
唐逸史八月望夜師與上
城郭稍然而月光如畫上乃擲金錢於城
中而深旬日潞州奏八月望夜獲金錢

憲宗以錢少復禁用銅器時商賈至京師委錢諸道進
秦院及諸軍諸使富家以輕裝趨四方合券乃取之號
飛
買春
承平舊纂曰進士不第者諸
錢文
吳越備

氏之蹟聞城壘皆錢文有曰此城終歸錢氏諸三
氏惡之因命刻去而錢文愈明又謠言曰風吹楊葉鼓
城下不得錢
以一當十
五代史閩王延義收元永
來戈不罷

鐵葉錢
續文獻通考宋孝宗淳熙中謝師
續文獻通考宋孝宗淳熙中謝師
宋有符
百萬自飛
吳縣金鸞鄉銅錢百萬自飛
得

錢則珍藏
續文獻通考宋孝宗淳熙中謝師
續文獻通考宋孝宗淳熙中謝師
續文獻通考宋孝宗淳熙中謝師

以下皆憚改奏曰自古軍旅之費皆取於民向朝廷以
小鈔殊輕權更寶券而復禁用錢小民淺慮謂楮幣易
壞不若錢輕可久於是得錢則珍藏而券則必用惟恐破

裂而至於廢也今朝廷知錢之收所以錢日貴而
券日輕然則券之輕非民輕之國家致之然也不自量
其所支復於民出即欲更造不惟
愛重矣今徒患輕而即欲更造不惟
信令不行且恐新券又同於舊券也
金銅芽
元耶律
域河中十餘日難穿無孔郭
無錢可貫
明陸楫兼
自注西人金銅芽錢無孔郭
無錢可貫
明陸楫兼

珍寶部
附錄
錢

曰成化弘治間劉文靖公健丘文莊公濬同朝雅相敬
愛劉北人在內閣獨秉大綱不事博洽丘南人博極羣
書為一時學士所宗一日劉對客論丘曰渠所學如一
倉錢幣縱橫充滿而不得貫以一繩丘公聞之語人曰
我固然矣劉公則有繩一條而無錢
可貫獨奈何哉士林傳以為雅謔

錢五

著詩唐李嶠詠錢詩曰漢日五銖建姬年九府流天龍
帶泉寶地馬列金溝趙壹囊初乏何曾箸欲收金門應
入論玉井冀來求 又曰九府五銖世上珍魯褒曾詠
道通神勸君覓得須知足雖解榮人也辱人 宋沈存
中筆談毘陵士人家女子詠破錢詩云半輪殘月掩塵
埃依稀猶有開元字想得清光未破時買盡人間不平

事 孔平仲鑄錢行曰三更趨役抵暮休寒呻暑吟神
鬼愁從來鼓鑄知多少銅沙疊就城南道錢成水運入
京師朝輸暮給苦不支海內如今半為監農持斗粟却
空歸 元吳萊題毘陵承氏家藏古錢曰我觀泉志頗
識錢古今錢品不一傳歷山鑄金史靡紀泉府職幣開
其前五銖半兩日以變榆莢鶯眼爭相緣重輕子母信
有制周郭肉好俱完全吾知聖人利世用要在百貨得
懋遷農夫紅女真不易尺布斗粟儲為淵嗟哉後王弊
自此竟使匹庶握利權剪皮鑿鑠偽莫禁執籌障麓慳
稱賢國儲何嘗調度足民食矧是崖鹽先潛交鬼神欲

錢

錢

錢

錢

著論臭銜富貴仍開鄜冶卒銅工各鼓鞫偏爐盜鑄多
煙燧一朝變通別改幣餘盡沈朽徒埋船承君好古此
收拾寶玩有若編埒然大貝南金特嗇厚元珪博璧同
瑛鮮漢官受一潔簠簋晉士挂百酣栝棧白水真人笑
有識上清童子猜非僊古錢勿用幸久聚古貨難賣空
精甄時能撫摩却穢夢坐與饕濁收饒涎世間萬物裹
可盡牀脚一甕踏欲癩試看營室鑠星處何似揚州騎
鶴年

原書後漢劉陶上書諫鑄錢事曰夫食者乃有國之大
寶生民之至貴也竊見比年以來良田盡於蝗螟之口

釋軸空於公私之求野無青草室如懸罄所急朝夕之
餐所患靡盬之事豈謂錢之鉅薄銖兩輕重哉就使當
令土礫化為南金瓦鹵變為和玉沙石悉成隋珠犬羊
盡作狐白絳繡盈堂文綺漫野使百姓渴無所飲飢無
所食雖羲皇之純德大禹之勤勞周文之不暇猶不能
以保蕭牆之內也

原啓梁簡文帝謝勅賜解講錢啓曰無勞磁石之火金
貨猥臻非遊玉壘之川銅山可見舒王濟之埒猶覺有
餘假劉寶之繩穿而不盡慧輪究竟爰降曲私福田成
滿仰由慈被榮光獨照自均若木負恩知重竊譬蓬萊

又謝賜錢啓曰殊澤隆厚造次被蒙重彼八銖珍斯
九法赤仄成采出自水衡之藏紺文委貫忽積銅扇之
裏謹長充放生用濟含識發弘誓願等供無邊効彼薄
拘均茲流水方使怖鴿獲安窮魚永樂 劉孝威婚謝
晉安王賜錢啓曰孝威問吉已通請期有日而賢夫之
譽多愧張耳非壻之才偶同王粲矐言前事良以自羞
曲降隆慈俯垂珍錫便使禽贄獲舉纒幣有資佩服寵
靈隕越非報 任孝恭謝賚錢治宅啓曰繩樞斷續薄
雨已傾席戶穿闌微風自卷不悟恩隆問舍降自天造
事深更宅乃被庸微脆條可授毀垣再築遂得窗臨上

路戶望東家人悅爽塏里驚輪奐門學于公逆容駟馬
巷均王濬豫擬幡旗 陳張正見謝賜錢啓曰豈期疲
疴僻立猥蒙殊賜名稱榆莢非投飲馬之橋價重園泉
寧棄咒雞之野暫移周府纔經漢鑄始降主門忽光私
室青蚨委質笑夷甫之不言赤仄垂緡重河間之能數
原論晉魯褒錢神論曰有司空公子富貴不齒盛服而
遊京邑駐駕乎市里顧見恭母先生斑白而徒行公子
曰嘻子年已長矣徒行空手將何之乎先生曰欲之貴
久公子曰學詩乎曰學矣學禮乎曰學矣學易乎曰學
矣公子曰詩不云乎幣帛筐篚以將其厚意然後忠臣

嘉賓得盡其心禮不云乎男贄玉帛禽鳥女贄榛栗棗
脩易不云乎隨時之義大矣哉吾視子所以觀子所由
豈隨世哉雖曰已學吾必謂之未也先生曰吾將以清
談為筐篚以機神為幣帛所謂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
者已公子拊髀大笑曰固哉子之云也既不知古又不
知今當今之急何用清談時易世變古今異俗富者榮
貴貧者賤辱而子尚質而子守實無異於遺劍刻船膠
柱調瑟質不離於身名譽不出乎家室固其宜也昔神
農氏沒黃帝堯舜教民農桑以幣帛為本上智先覺變
通之乃掘銅山俯視仰觀鑄而為錢故使內方象地外

圓象天錢之為體有乾有坤其積如山其流如川動靜
有時形藏有節市井便易不患耗折難朽象壽不匱象
道故能長久為世神寶親愛如兄字曰孔方失之則貧
弱得之則富強無翼而飛無足而走解嚴毅之顏開難
發之口錢多者處前錢少者居後詩云哿矣富人哀此
齔獨豈是之謂乎錢之為言泉也百姓日用其源不匱
無遠不往無深不至京邑衣冠疲勞講肄厭聞清談對
之睡寐見我家兄莫不驚視錢之所祐吉無不利何必
讀書然後富貴由是論之可謂神物無位而尊無勢而
熱排朱門入紫闥錢之所在危可使安死可使活錢之

所去貴可使賤生可使殺是故忿爭辯訟非錢不勝孤
弱幽滯非錢不拔怨仇嫌恨非錢不解令聞笑談非錢
不發諺云錢無耳可聞使豈虛也哉又曰有錢可使
鬼而況於人乎子夏云死生有命富貴在天吾以死生
無命富貴在錢何以明之錢能轉禍為福因敗為成危
者得安死者得生性命長短相祿貴賤皆在乎錢天何
與焉天有所短錢有所長四時行焉百物生焉錢不如
天達窮開塞振貧濟乏天不如錢若莊武仲之智卞莊
子之勇冉求之藝文之以成人矣今之成人者何必然
唯孔方而已夫錢窮者能使通達富者能使溫暖弱者

能使勇悍故曰君無財則士不來君無賞則士不往諺
曰官無中人不如歸田雖有中人而無家兄何異無足
而欲行無翼而欲翔使才如顏子容如子張空手掉臂
何所希望不如早歸廣修農商舟車上下役使孔方凡
百君子同塵和光上交下接名譽益彰

唐元稹錢貨議曰古今言錢幣之輕重者熟矣或
更大錢或放私鑄或龜或貝或皮或刀或禁埋藏或禁
銷毀或禁器用或禁滯積皆可以救一時之弊也然而
或損或益者蓋法有行不行之謂也臣不敢遠徵古證
竊見元和以來初有公私器用禁銅之令次有交易錢

帛兼行之法近有積錢不得過數之限每更守尹則必有用錢不得加除之勝然而銅器備列於公私錢帛不兼於賣鬻積錢不出於牆垣欺濫偏行於市井亦未聞鞭一夫黜一吏賜一告訐壞一蓄藏豈法不便於時耶蓋行之不至也 宋陳耆卿奏言錢猶母也楮猶子也母子所以相權不可重子而輕母也夫有錢而後有楮其楮益多則其壅滯益甚甚則稱提之說興焉厥今在朝在野日夜講畫而奉行而未嘗有言及錢者楮日多錢日少禁楮之折閱者日嚴而禁錢之漏洩者日寬非果寬也寬於大而獨嚴於小則雖謂之寬可也

疏金温迪罕思敬論錢鈔疏曰錢之爲泉也貴流通而不可塞積於官而不散則病民散於民而不斂則缺用必多寡輕重與物相權而後可大定之世民間錢多而鈔少故貴而易行軍興以來在官殊少民亦無幾軍旅調度悉仰於鈔日之所出動以萬計至於填委市肆能無輕乎不若弛限錢之禁許民自採銅鑄錢而官鑄模範薄惡不如法者令民不得用則錢必日多鈔可少出少出則貴而易行矣

詔元仁宗罷至大錢鈔詔曰我世祖皇帝參酌古今立中統至元鈔法天下流行公私蒙利五十年於茲矣

比者尚書省不究利病率意變更既創至大銀鈔又鑄
大元至大銅錢鈔以倍數太多輕重失宜錢以鼓鑄弗
給新舊資用曾未再期其弊滋甚爰咨廷議允協輿言
皆願變通以復舊制其罷資國院及各處泉貨監提舉
司買賣銅器聽民自便應尚書省已發各處鈔本及至
大銅錢截日封貯民間行使者赴行用庫倒換

